



中江先生全集

捌



崇蘭館集卷十七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弟如爵校

男是元

姪是豹

輯

雜著

嘉禾頌一首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八禩玄化熙洽湛恩龐隆
天墜厥衷寵綬珎渥諸福之物殷輳駢臻皇皇
乎揚靈宇宙邁迹黃虞軼 聖壽於嶽齊衍

皇輿於地久爲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乃
者上林表瑞嘉穀呈祥是日某甲子中官某等
恭進一莖三穗瑞穀五本一莖雙穗瑞穀一百
一本 上覽而異焉謙若不敢仰承庥眷者臣
工喜起咸侈其事乃作頌焉其辭曰

赫矣 皇明齊聖穆穆景運邛昌華夷賔服惟
帝鑒歆寵綏斯祿靡侵弗弭靡禎弗屬慶雲天
垂祥麟郊牧波溢醴泉獸馴白鹿矧伊民天賁
若草木碩穎碩堅繁殖嘉穀其嘉維何同生殊

族鼎列岐分葢莛離陸誰則尸之惠彼亭毒雨
露流膏滋液滲漉若嘘而成若苞而育民食是
克王委是稽汗邪既盈甫田既足黍華陵巔再
曆再續一哉

皇心虔鞏謙福讓而弗居薦而弗黷百爾臣隣
稽首駢祝願陳六符以告司饒

孝烈皇后謚冊

伏以 化基周妙千齡啓洛渭之祥德儷殷辛
九內溢椒蘭之祉冊母儀而克優四德載耿清

光翊

帝道而燕及羣黎邇隆景運此終古頌刑于之
範而淵衷切感逝之懷者也俯激臣衷宜考
終而秩禮仰稽古典合稱謚以祈天恭惟
大行云云坤道重維月華繼麗祇神靈於有
統贊恭默於無爲婦沐章慈益申思媚之敬
功扶天造彌修代順之虔下蚕館以躬親爰
資黼黻扈玄丘而眡視用恪蒸嘗道倡關雝
內外頌肅雝之政化成麟趾本支開千億之祥

宜享遐齡配無疆於地紀乃捐宸寵溘委化以
仙遊痛切臣民其如喪妣恩銜壺饋無所籲天
懿訓攸存忠眷尚勤于未訣歿寧靡惑靈明尤
篤於淵衷德允配於二南名實垂于千古緣
人情而定禮準輿論以伸恩徽號有加維中
外追崇之義尊稱無異表華夷共戴之心

海表同文冊引

明天子握紀乘離統一夷夏海隅出日窮髮雕
題文身裸袒之國咸効職貢稽首闕廷時嘉靖

廿有八年秋恭遇萬壽昌期日本東夷僻在
泱泱之區要荒之外梯航萬里重譯來賓仰中
國之有聖人祝鴻圖於億萬禔時同官客部郎
中雙臺林君寔當賓禮之司進諸夷使於庭率
繁辟雅拜式禮不愆君呀然異之念天生才罔
間僻左豈其中容有含英蘊奇者伏焉令譯諭
而授簡以觀之卽又罔不欣然蒲伏伸紙濡毫
小繪雜卉各附品題辭翰翩翩有以盈帙林君
驚喜持示莫子莫子覽而嘆焉曰休哉孰謂皇

風之漸被也果封域能限乎彼倭夷者產自海
外叢爾之區苟有血氣卽雕刻黼藻之工中土
弗過豈非難哉昔成周諸侯來朝史氏采風述
事爲王會篇唐顏師古襲之爲圖以貽後世覽
者榮之揚雄好持鉛槧采殊方異語以聞多所
裨益矧我國家混一區宇道冠百王風行逖
邇而林君毓材中秘摘華藝林雅志好奇作賓
四門以文教來遠俾海外絕域得與聲名文物
之觀甚盛斯舉也豈亦猶古史氏之遺乎因題

其冊曰海表同文歸之

乞致仕疏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臣莫如忠謹奏爲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以保餘
生以全晚節事臣由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禮部
祠祭司郎中於三十年二月內陞授貴州按察
司提學副使赴任間隨以母病不能前進疏乞
終養吏部覆臣致仕待親終病痊堪以起用有
司奏來本部定奪是時臣得遄歸奉母湯藥延

及年餘烏鳥私情不勝幸慰未幾母病奄棄臣
銜哀毀瘠僅存殘喘終喪之後日掩蓬蓽以素
蒸嘗因絕意進取不意銓曹誤採言官累疏拔
臣於淪廢之餘復還原職尋遷至今官臣以草
茅賤品樗朽遲齡叨被國恩實逾涯分因自
循念古人仕爲乘田委吏亦必思所報稱以求
無負朝廷臣遭盛明早竊一第先後計家食餘
二十年而在事之日僅五六稔濫懸名籍未報
涓埃乃今又蒙肉骨吹燼荐沐寵榮誠得一竭

駑蹇有所仰酬而後返其初服以明無能之效
故聞命踊躍涉履遭廻栖栖三載懼芹曝之志
未暴於時而燕石之譏不免於世也豈虞山澤
之癯福盈禍會客歲從齋表入賀 萬壽竣事
而還緣臣舊患痰火兼中濕氣隆冬艱涉觸冒
風露邪侵腠理二疾交攻晝夜呻吟卧不貼席
臣列在右轄百務與聞勢難帶病視牘恐復久
而不愈將來誤事罪過必多是臣以涇涇之義
株守平生出而背之喪失其故步亦臣之所不

忍也反覆思惟豈勝跼蹐輒敢具疏上陳懇乞
聖明至仁並育俯念末微勅下吏部容臣解職
復還田里使沈痼之軀得就醫療而鹿豕之迹
終老丘樊生爲擊壤之夫歿正首丘之禮臣志
終始畢矣不勝嚙恩殞越懇祈之至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夏承春親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附本司回咨并勘合緣由

浙江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

爲患病不能供職乞轉奏賜歸田里以保餘生
以全晚節事准本司右布政莫如忠咨開本職
由嘉靖十七年進士歷官禮部祠祭司郎中陞
授貴州按察司提學副使赴任間因母病告乞

終養吏部覆職致仕待親終病痊堪以起用有
司奏聞本部定奪職得過歸奉母以全烏鳥私
情踰年母故職毀脊執喪服闋家居幾二十載
抱痛終天絕意進取豈期叨荷國恩收職於廢
棄之餘復還原職遷至今官此職所當竭其駑
蹇夙夜勉惟圖報涓埃之日也自隆慶二年八
月十三日到任來競競奉職度免愆尤而力不
從心病與命會緣職舊患疾火兼中寒濕不時
舉發向猶勉支自去冬齋表入京隆冬艱
涉觸冒風霜竣事南還前病增劇而猶自念右
轄務簡苟可帶疾辦理庶或毫補素餐不敢遽
言求去已經稟蒙巡撫都察院賜假調理在司
不妨政務職於斯時猶冀病日就瘥庶竭其愚
以期將來之效詎意調理月餘病勢轉增淹延
床褥而尚親吏事未免有誤文牒以益罪愆實
切惶悚理合親呈煩呈請撫院特賜轉奏俾積
痼殘喘得遂還鄉而本院垂軫曲成之仁也為此除
職始終幸願而本院垂軫曲成之仁也為此除

一面具本差役到京奏進外合咨本司煩為
轉達其清軍事務仍煩併呈別委等因到司准
此擬合呈請為以此今將前項緣由另具書冊理
合備呈伏乞照詳施行隆慶三年六月十三
日奉欽差提督軍門谷批發本司呈詳本
司右布政使莫患病緣由奉批本官才識操
履文學政事俱稱表表時方需賢豈容高蹈既
稱有恙准暫調理痊可即出視事此繳奉此擬
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遵照施行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痼疾難以供職懇
乞轉奏仰祈天恩憐賜骸骨還鄉事准本
司右布政使莫咨開一職先為染患痰火寒
濕等症體弱不支已經本年五月內上本陳告
致仕一面具呈本院乞為轉奏外續奉吏部
照會將職原立案行令仍出供職及奉本
院批職申呈獎借慰留極諄切職義當深懷
感激即出力疾視事以報國恩於未朽之年
奉期會於遇知之日詎意先於六月內給假在

司重昌傷寒病篤氣血益虛痰火愈熾怔忡驚悸晝夜不寧然猶分大馬之軀未忍自棄勉于本月月初一日扶疾勉復出司供職不意纔攝衣冠出對吏民入揖僚家俄覺勞瘁眩暈欲仆支體痛絕不禁衆所共見病勢至是若復淹延不惟曠廢職業且將有性命之虞情極迫切合再具呈鈞臺伏乞憐察特賜轉奏令職得解任還鄉以親覲療倘不材幸全於廢棄而殘喘苟延於衰遲則自未填溝壑之年莫非感戴國恩之日也為此云云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痼疾難以供職懇乞轉奏仰祈天恩憐賜骸骨還鄉事隆慶三年七月初五日奉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史谷批據本司呈詳右布政使莫如忠患病緣由奉批本官資深望隆不但地方藉賴且夕即有重大之寄何乃堅志高蹈如此仰該司勉留果爾疾作安心調理勿再動他念也咨行間本月十五日

奉本院批據本官呈開本職身患痼疾乞容骸骨還鄉等因奉批仰布政司查議報奪繳奉此該本司看得本官淵學宏才質行坦度敦歷各省聞望素隆洎任兩浙猷為益懋理財得平允之體清戎著不擾之聲廣咨詢以達民瘼惠行愛洽秉清白以率吏治儒立頑廉郡邑仰表儀之端職等藉相觀之益偶感時氣因觸舊痼委煩踰時疾痛殊憊職等勉畜甚切而本官病勢日深力懇退休情非得已合無規避照本官歷任以來曾効勤勞因病在告並無規避照本官歷請容令致仕倘以人才實難年力尚堪准令於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有司奏聞起用伏惟鈞裁施行綠奉批仰查議報奪事理本司未敢擅便擬合請詳為批仰查議報奪事理本司未敢同奉到批呈軍門谷批聞得本官病稍愈矣且再至呈者

安心調理如果病勢一時難痊該司另報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病疾難以供職懇

乞轉奏仰祈天恩憐賜骸骨還鄉事蒙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谷本批發本司呈詳右布政使莫
患病緣由奉批本官抱病既非旦夕可愈而求
歸之情又甚迫切仰候題請明文至日行繳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為方面官員患病乞
休事奉都察院巡按浙江四千五百三十一
號勘劄准吏部咨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
奉本都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本題稱浙江布政
使司右布政使莫患病緣由批仰布政司查
議報奪該本司查得云云等因臣惟國家之於
深才識醇雅云云患病乞休情非得已既該
撫宮具題前來查有前例相應准理合候命
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浙江撫按衙門行令本官
回籍致仕痊可之日有司具奏起用遺下員缺
先行推補等因隆慶三年九月初六日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湯等具題本月初八日
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內事理為合
院煩照本院部覆題奉欽依內事理為合
等因到院欽此擬合就內事理為合行本院
查照施行奉此擬合就內事理為合仰抄案
照依劄案備奉欽依內事理為合仰抄案呈
查照欽遵准令回籍致仕痊可之日有司具
起用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右
布政司抄案
歷司抄案

陳言稿

隆慶已巳春余以浙江右布政使
齋表至京偶即兩年行役耳目所

逮草疏欲上一而所知吳伯材兄之
出位且謂所言無闕大端欲令無上
余亦有歸志遂已之而還從途中道
乞歸疏焉回視前念則誠漫矣因棄稿

中篋

臣聞聖主防患于未然哲后燭幾于已兆夫天下之患常伏于未有可患之時忽則將及而天心仁愛人君每昭示非常以儆動之是故變而或兆之祥危而或投之安者廼天以特與人君而人君所當仰承不怠者也虞書之言有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凡勅天以致治者乘其時故脩先具而患不能入燭其幾故正常勝而邪不能奸此古聖哲之辟所以光昭德聞而常享太平者也臣不敢邀舉姑以近事徵之北虜之

爲患中國自五帝三王所不能懷畏而漢唐宋之君窮天下之力以從事于征伐而卒莫得之相當我祖宗驅胡元比之而餘孽之遺猶煩後世慮先皇帝在位日久以臣所覩記曷嘗終歲無邊烽之報乎至

陛下卽位甫二載昨歲迄今九邊貼然狼烟屏息虜不南牧河套爲空宇內改觀易聽以爲太平可興此非陛下元德麗隆神功感化之速國運昌熾之符者耶臣所疑者竊惟春秋謹災

異之書而漢儒著其事應咸可還覩洪範庶徵
王省惟歲此不可以朝夕之安計也臣在關中
目擊地震之變居人覆壓死以萬計他如天鼓
鳴銅炮轉殞沙雨雹之報旁午沓至而邇者山
西又以天崩地坼男化為女聞尤詭異蠱出古
所罕有其爲干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非無
由而作也假令天災不爽則不宜反以兆祥若
狃於目前之小康而謂天變不足畏則春秋之
作聖人以誣世也此可不爲深長思哉臣昨詢

士人從西北來偵知虜情者言虜非誠遠遁不
敢南向也方引騎沙漠並隴右踰甘肅出掠迤
西番夷故且無意內境又言其部落有在西偏
欲連而合之意未可惻也斯二說者雖出一時
之風聞脫果爾則不問其歲月久近及往來何
途之從能不爲邊氓苦兵慮哉夫鷲鳥之擊必
匿其形川壅而潰所傷必多臣不敢以虜之方
匿且壅爲可喜而切疑其將擊且傷之爲可憂
也雖然臣熟觀之此不殆於天心仁愛

堯廣舍集 卷之二十七
陛下之至既以非常之變惕之于前復以無虞之形休之于後而使國家得徐圖萬全之一時也哉何以明之臣昔在關中見諸將吏今日以失律聞明日以立功贖劾之報未竟荐推之檄已傳士馬之物故未讐徵發之羽書已至垣墻朝葺而暮突轉餉左支而右吾噐不及及兵衣不遑解甲而門庭之寇又報矣夫馳坂者車不轉輟格猛者計不旋踵其勢迫使然也何先事之暇圖今時則異然矣折膠無敵士得息肩

城堡無所傷殘錢糧無所虧耗不發一矢不缺一鎗將領無容變置紀律得以申嚴於興事也是丘陵而累纂之也穠藂而刈穫之也樸琢而丹雘之也孟子曰國家聞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此之謂也臣聞

陛下嘗臨朝而歎患山後之迫近諸邊手勅將吏以用命而諸小大臣工仰承德意疇咨幃幄以謀弱胡者脩矣臣在秦臬奉有題准頒行勘合轉關各道劄下諸郡係廷臣之所建明及撫

按憲臣之所陳列者夥矣或日而數札或日而數十札臣手不停披目不及矚而各道及諸郡之奉行而有成效與否實未嘗有關白之文移幾於虛文應上非臣工之敢如此也或事善而未盡施行或欲行而絀於財格於勢限于土俗之不能相通已行者或未上聞而不可行者不敢以請也臣謂今欲一肇邊務以振起事功非必別立章程以滋議論也第煩陛下勅諭各該衙門檢括諸臣之論議凡奉

旨通行天下者令各撫按憲臣藩臬有司及邊關督撫大臣文武將吏類得哀統裁酌具以實聞除所謂絀於財格於勢限于土俗之不能通者特賜報罷以應古人臣敷奏復逆之義而存其已見施行或可行而未暇凡有益於邊務者令在朝大小臣工復加裁定申明而潤色其缺著之令甲以期必然之碩畫以贊中興之令猷臣切有望於今日也夫今天下樽俎之籌畫日詳而所未聞者邊兵之實虧何以足之錢糧之

實耗何以益之也臣嘗檢諸關中將吏而知戍
兵之寡弱所在皆然間有一二鎮兵號素驍勇
者而力罷於徵調之番更陣亡於應援之不繼
昔稱貨市備而戰今并市備無可貨者矣昔欲
汰老弱之無庸今并老弱無可汰者矣虛名掛
籍什不五存束藁乘城有同兒戲然而歲額之
輸邊自若臣不知其解也要以將吏之倍克日
甚逃移之紀律不嚴積弊之相沿極不可返損
兵耗財之源未必不由於此臣在浙藩所理清

軍知軍政之法壞非復祖宗之舊矣夫樂因循
者以清理爲紛更事姑息者以僉解爲虐政板
籍之漏脫莫考軍產之鬻廢無存逃匿者胥里
相蒙憚于發覺強或挾軍資以勒詐弱或擯於
族而不收反令僞名濫餼紊亂宗支弊端難詰
而諸條議者率爲一切苟簡之法欲救之於末
流曾不深原其本始邊伍之虧損若也臣愚以
爲欲戎政之肅清昔年清軍御史之專勅不可
以不復也財賦之匱天下新同而東南爲甚以

關中言之各省之輸邊及境內之歲額百計取盈而不足而自宗室繁衍祿米不充至越關伏闕露宿巷譁迫切已甚爲有司者能坐視其剥膚之厄而弗之援乎然邊餉不可借民賦不可加此難以卒議也至諸有司葺一城垣脩一器械儲一賞格卹一災疹輒稱乏財而昨歲廣中被兵責逋於浙浙嫁諸直會庫藏胥竭未償一緡如貧窶子困責而立稿而諸郡之告留更急賑卹之策束手空談膏屯靡究此財不足之徵

而在江南視浙尤甚矣臣江南產也於知之習焉非復昔所稱江南者矣夫蘇松者素號富饒自倭夷滑亂吏罔恤民間左爲墟儉歲稍仍流亡日甚且稅額之重天下所無而加以侵漁利歸於巨滑埋沒籍去於奸胥會計之盈縮民不得聞竄獨之無告有司不暇卹徃徃以錢糧出納登耗之權獨歸之胥靡與大吏之治文書者關節潛通迹如鬼魅有司以爲故常而大吏不得聞民無所控訴此由上下之勢分懸殊諸郡

之統體不一每一興事從中裁總調停者無其人故弊穴從生情多壅隔臣以為昔年督糧叅政之特設不可以不復也或謂江南既有兵巡以兼錢糧之務無庸更設專官殊不知數郡邑之程牒浩繁與撫按各院之倚辦蝟集一江南足當他劇繁之省而盡責之兵道其能給乎今之議者凡言裁一冗員汰一冗費則輒稱善而語及增置必以為迂濶而傷財然臣前所云二者又非必增置為也臣見近差各省查盤御史

僅以數員而遍天下此不係歲例盍即准其數及所兼省分俟查盤事竣即易以清軍之勅得便宜從事豈為濫乎臣嘗以河南叅政督理京糧曰京糧云者特空名耳所轄實為京師百什市賈守蒞秣之直錢糧不逾數萬故事原從太倉歛散而後乃部以山東河南兩藩司官特一時之權遂相沿而不變向嘗遇缺各以其省一郡倅攝之不啻足矣若此等令得裁省一員以為江南諸郡錢糧設特轉移間耳奚不可哉且

之統體不一每一興事從中裁總調停者無其人故弊穴從生情多壅隔臣以為昔年督糧叅政之特設不可以不復也或謂江南既有兵巡以兼錢糧之務無庸更設專官殊不知數郡邑之程牒浩繁與撫按各院之倚辦蝟集一江南足當他劇繁之省而盡責之兵道其能給乎今之議者凡言裁一冗員汰一冗費則輒稱善而語及增置必以為迂濶而傷財然臣前所云二者又非必增置為也臣見近差各省查盤御史

僅以數員而遍天下此不係歲例盍即准其數及所兼省分俟查盤事竣即易以清軍之勅得便宜從事豈為濫乎臣嘗以河南叅政督理京糧曰京糧云者特空名耳所轄實為京師百什市賈守蒞秣之直錢糧不逾數萬故事原從太倉歛散而後乃部以山東河南兩藩司官特一時之權遂相沿而不變向嘗遇缺各以其省一郡倅攝之不啻足矣若此等令得裁省一員以為江南諸郡錢糧設特轉移間耳奚不可哉且

諸省查盤御史之差知非得已蓋

陛下登極之初覃恩海內詔免隆慶元年田租之半而司農告匱勢不得不取償於各省在官之羨贏今幸邊警承平歲餉之輸免於倍出倘司農度可支卒歲乞將已查而未解及已解而未盡者仍貯各有司庫藏而籍其數于司農以待有旨輸之京師奚不可者若復嗣有羨貲庫貯彌溢則如前所云地方各項不時之需今有司得題請間發不惟免一時輸輓之勞又今天

下知

陛下與民公利之意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如此而幸假以二三年之間邊圉輯寧如故錢糧益裕兵伍益充諸凡有爲益得舒徐以圖萬全之畫則虜在目中而我

祖宗之光烈可揚先朝諸名臣經略之迹可次第而舉矣設有虜寇一旦之虞匹馬隻輪蹂我疆場蕩平之策豈是患哉臣竊以爲使天下頌

諸省查盤御史之差知非得已蓋

陛下登極之初覃恩海內詔免隆慶元年田租之半而司農告匱勢不得不取償於各省在官之羨贏今幸邊警承平歲餉之輸免於倍出倘司農度可支卒歲乞將已查而未解及已解而未盡者仍貯各有司庫藏而籍其數于司農以待有旨輸之京師奚不可者若復嗣有羨貲庫貯彌溢則如前所云地方各項不時之需今有司得題請間發不惟免一時輸輓之勞又今天

下知

陛下與民公利之意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如此而幸假以二三年之間邊圉輯寧如故錢糧益裕兵伍益充諸凡有爲益得舒徐以圖萬全之畫則虜在目中而我

祖宗之光烈可揚先朝諸名臣經略之迹可次第而舉矣設有虜寇一旦之虞匹馬隻輪蹂我疆場蕩平之策豈是患哉臣竊以爲使天下頌

皇上威德邁古帝王至於光天之下而常享治
平者斯誠千古之一時

陛下所當亟圖者也雖然臣所言者外臣事也
而未聞乎大廷之議所計者隨世救時富強之
效也而非所以仰窺帝王經世之訏謨與臣幼
而學之以自獻於今日者也臣自南來從天下
藩臬臣入賀 萬壽詢于在廷之臣知

陛下仁聖恭儉學懋緝熙視朝聽政郊社必親
駕幸辟雍經筵日御宴賚無不貲之費遊觀無

經始之營恩禮優於御臣精明著於臨決此數
者皆大聖人所作為而迂衡之盛節也藉令
皇猷益競永肩始終唐虞之治豈足難致而諸
臣于

陛下一動之少愆一費之偶濫則輒盡言胥臣
不敢隱默者此正以必為堯舜望

陛下懼九仞之虧於一簣也昔舜造漆器諫者
盈廷武王受葵召公致戒卒之頌舜者曰四夷
來王頌武者曰四夷咸賓蓋臣言有進於前者

以此而蠹茲虜酋有不稽首款塞以厯今日之
憂者哉區區之忱不勝犬馬倘

陛下誠賜采擇勅下諸司得賜施行以保勅天
圖終之宋烈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公移數條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莫 爲明刑輔
教善俗宜民以光時政事照得周官法制比閭
其族什伍其民而聯屬之民生其時不在田畝
則聚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德行道藝

之訓故能漸靡成俗鼓舞移風下無梗化之民
上有措刑之効詩書所稱非虛語也職材質凡
庸學術踈陋起自淪廢投以劇繁關中爲極邊
之省臬司係刑獄之官夙夜圖惟未有絲毫之
補簿書填委慙無剗理之能近奉明文徧檄諸
司條列便宜以裨時政職到任日淺咨訪未周
大之邊務軍機遽難遙度小之利源弊冗迄莫
更張獨有區區舊學迂踈之談欲挽世道澆漓
之習雖籌畫無資於外攘而事理稍切於內寧

况職所理刑名實匡政教芻蕘有見敢不敷陳
切照陝西地方土瘠民貧俗悍健鬪輕生赴死
慮乏遠猷誣訐因緣動干大辟讐殺起於睚眦
盜劫逼於饑寒波及株連經年囚繫轆攀轍卧
竟日呼號職嘗愀然愴心俛焉抑首斯俗之敝
難與有終意者教化未施典刑徒具禁網日密
禮意益踈風俗陵夷蓋由於此職雖未達治體
竊嘗辟之如禮亂繩急則難解若止沸鼎遏則
愈揚善治之方莫如更化近該在京都察院頒

行勘合題准事例及節奉本院案驗令民行保
甲之法責之捕盜規義倉之制儲以賑饑准本
司議檄下有司之日久矣然而未盡舉行此非
法之不善乃輔法之無具而民弗從也蓋保甲
云者政以治之之謂也義倉云者養以遂之之
謂也獨所謂教以化之者尚未申明職以為議
古之道損益文質以輔保甲義倉之法使民樂
趨莫如教以化之之便也職嘗學禮考諸國家
典章輒欲酌古飲社讀法之制示民有禮勞來

勸相三令五申俾耳目漸濡久而成俗庶乎知
方有勇保甲之意不失其初既富且教義倉之
設不爲靡文爾昔者關中鉅儒橫渠張先生以
禮爲教藍田呂氏之約亦嘗驗於其鄉此在地
方尤爲已試之効也職謹按 大明集禮揭其
綱領節其儀文畧訪橫渠藍田兩賢之遺意要
之可行者條爲數事以俟君子不識於時政果
有裨益士民果相稱便與否伏乞鈞裁

諭所屬各府州縣人民檄

照得本職領劄前來脩員總司專掌刑名捕治
積奸巨惡鉏強扶弱以安地方知守三尺飭紀
法而已但自職到任以來已及兩月看此間風
俗大槩因地瘠業貧又爾民習性頗悍錙銖計
小訟鬪易興一時忿爭便相讐訐但求一時取
快不慮誣告反坐之條及獄禁難脫棄子拋妻
離鄉別井之患一投法網雖悔何追其或因奪
地爭田離間骨肉或因言語嘲戲便致殺傷或
故殺子孫圖賴人命或捏稱贓証誣陷賊情遂

使詞訟繁興聽理不給縱加刑戮犯者益多此俗相沿雖良有司不能遽寢其風鄉賢士夫卒難大變其俗以此觀之善非民之所好也惡非民之所耻也刑法非民之所畏也覆宗滅家非民之所顧也此豈吾民之性本如是哉有甚可哀憐者世道澆漓積弊因襲自童至老不聞禮義之言入市出鄉但慕強梁之利鄉校不設禮社不聯親黨恩踈比隣義寡釁端易起法令難行早夜思惟非民之罪與其治於發覺不若禁

於未然與其過於鞭笞不若詳於教誨與其威以鈇鉞不若動以羞慙職不自揣竊願考諸前賢申明國朝禮制及奉新行勘合事例議擬通詳寓保甲於鄉約之中附義倉於鄉社之內以聯屬其民總以講讀律令爲要務使民知失禮入刑之訓漸劇成俗日與維新蓋生今泥古雖若無益之靡文起敝維風未必非救時之急務區區伎倆誠迂濶虛談與今之仕而用心於大者誠爲有媿但欲姑與爾民守此訓言以期久

効無非欲回爾心志教爾子孫出爾罪愆保爾身家之至慮也永念之無忽故示通知

鄉約議

周禮爲比閭族黨周鄉之制令民相保愛助救
調實不獨以法度整齊之是以其民可使而教
化易行也後世師其意嘗驗之一方者莫如藍
田呂氏鄉約之善而藍田關中屬邑也故鄉約
之行莫宜於關中今國家一新令典議下諸省
欲行保甲之法余竊以爲行保甲之法而無鄉

約以聯屬其間未有能率者也蓋保甲者今民
十家爲甲甲有長百家爲保保有正一人爲盜
則十家連坐失盜則百家追捕法誠善矣然民
未覩弭亂之形而先畏連及之罪將亟求去其
名之不暇欲法立而可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
欲行保甲莫如寓保甲於鄉約而損益呂氏之
議稍以禮樂節文之順導斯民以動其樂趨之
願則風俗日歸於厚而保甲之法可不令而行
矣今條列約規於後夫鄉約云者其目有四其

人有都約正約副約中之名其籍有入約書善
紀過之錄月朔爲會直月掌之有讀約會食之
儀今仿其意爲保甲之法大率以十家爲甲甲
有長百家爲保保有正有副保正一人就百家
之內擇年高有德爲衆所推服者一人爲之保
副二人次之甲長十人又次之以此三者代約
正約副約中之名另外用直月二人於每保甲
九名內輪序爲之週而復始每月兩會或於朔
望或各從便以定二日爲常而附以讀法之儀

別以書善記過之籍如後圖 開載云云此鄉
約中寓保甲之規可行者也至於捕盜之責行
法之初且勿嚴爲之令但能自捕獲盜解官者
重賞之失盜而不知情者難遽行連坐之法彼
地方巡捕官兵民快之有祿及食於官府者所
責何事而先以追捕之令擾累平民且啓扳指
讐害之弊也必至審據知情窩藏同謀等得實
則自有本犯正條罪之無赦蓋在腹裏地方居
民衆多遽行一切之法恐傷善類故須調停其

間以寓寬嚴之權惟近邊地方及山隘僻左之區禁網須密或連村落盡為盜藪可議練兵輯捕之舉者則在有司隨宜設法處之不在此例其保甲內訪有脅力無本業願出身報効者公舉報官為之廩餼以籍兵伍駕馭而用之此亦捕盜之一助待其習服久而情意聯禮義閑而忠勇作他時弭盜之方足兵之政亦自可不勞而定矣

里社議

既行鄉約則不可不脩里社里社者收合人心之大端也周制百家以上則共一社記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又曰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小者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各樹其土所宜之木以為之主至我朝洪武禮制凡各處鄉村人民每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為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登遇春秋二社行春祈

秋報之祭此也今議每鄉保甲會中作鄉社堂一所內置五土之神五穀之神牌位前築一壇露而不屋春秋社日先期直月請知保正以下至期出牌位于壇上集衆同祭鄉若無壇姑就鄉會所祭之祝文曰云云

社飲讀律儀

執事者設卓案于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于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坐者皆起立拱手讀律者揚言曰恭惟 國家

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

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彜憲以忝祖

父言訖歛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賓主復坐酒

三行止此禮俗相交之遺意以神道設教聯屬

其民而訓之者也又祭畢會飲據 國初禮儀

雖止賓主復坐酒三行止至呂氏鄉約所載有

少長以次就坐盡懽而退之文則更通乎人情

以洽懽宴但不可至醉飲喧嘩以壞規約耳

義倉議

既行鄉約鄉社則義倉之法不可不行昔隋度支長孫平奏立義倉而宋朱熹社倉之法實仿於此要皆爲凶年賑濟之備然今民出粟似非本情所樂而待賑濟時則獨及被菑之所未見目前均利之便若今欲行之使民樂從還須於賑濟之外并議社祭社飲之需及鄉約中患難相恤之需朔望約會時應少備茶水菓核之需鄉約里社所備椅卓器皿什物之需俟積有盈餘可因特建社倉之需此等皆不可不爲豫處

者也蓋民凶年饑饉之望固切而豐年晏樂之情則同欲貧富之均沾在豐凶之恒足議將社倉所貯計以十分爲率就中量留二分別貯傍小窖以待各項支用使民曉然知上之所爲積貯者其於先吾之急與樂吾之生者如是則好義之心自萌輸公之念自切而義倉不以爲厲已矣但各項湏皆籍其數於官府以節出納以謹管鑰仍從保甲中擇其衆共推舉家道殷實行檢端方者主之而常穿清筭稽查使不至冒

破侵漁及啓爭端乃爲可久此社倉之法實通於鄉約里社保甲之中而不可廢者也近奉朝議行義倉之制欲令民量出穀以爲儲備此亦成周社田畢作供粢盛之意而隋唐已行之事也若患使民出納之非便請於每歲錢糧會計中原有積穀賑濟之額此即可派作義倉之儲他或公有附餘庾有陳朽可多方量處以爲出舊易新之舉者畧倣朱子義倉之制行之尤善凡在有司處置得宜而已

大明集禮總叙

士庶冠禮

古者冠禮唯士獨存後世之所謂冠儀皆推士禮爲之也漢晉以來士禮廢而不講至於唐宋乃有士庶通禮雖采士冠儀文然失之太繁今以文公家禮爲準而定士庶冠禮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凖掠其筮日戒賓醴祝之儀一遵儀禮具著于後以爲今日通行之制

筮賓

戒賓

陳服器

加冠

祝辭

醴

祝辭

字辭

冠者見拜

醴賓

謁廟

庶人昏儀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此庶人之昏禮也周末越王勾踐欲蕃育庶民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自

後庶民子女十五六之後皆許嫁娶

國朝庶民昏儀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

昏娶先遣媒氏通言女氏許之次命媒氏納采

納幣至期壻盛服親迎主昏者禮賓明日婦見

祖禰畢次見舅姑壻往見婦之父母今具其儀

以著于篇

冠服

禮物

納采

納幣請期

古有問名納告朱子家禮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親迎

有故聽以媒氏往迎

品官有同牢儀茲附親迎後

見舅姑與品官禮同

見祖禰與品官禮同無廟者設位於中堂

壻見婦之父母品官無之

饗送者

喪儀 總序

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貴賤之異而父母兄弟夫婦長幼之規則無以異也故

五服之制無間乎上下禮經所載公卿士庶之禮多可通行

盤盆巾櫛 靈座 銘旌

棺 服次 功布

大輦 灰隔 墓壙

賻贈 木主 初終

小飲 大飲 成服

弔奠賻 擇地 祭后土

葬 虞 卒哭

禘

小祥

大祥

禘

奔喪

改葬

士庶品官同

品官家廟

周制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

國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魯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

享於寢之禮大槩畧同於品官焉

祠堂制度

祠堂三間外為中間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西門門以內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今可容家衆叙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扁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間為四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於櫝中置于卓上南面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

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若家
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厨庫而東西壁下置
立兩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於廳
事之東亦可
以上係

大明集禮所載掇其綱領節其儀文以俟君子
共有風化之責者損益以未文公家禮及我
朝丘文莊公家禮儀節行之以爲齊民倡文公
家禮昉眡昭然閭里童孺之所日誦說而曉其
義丘文莊家禮儀節一編士大夫家多有之不

具列

軍政議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莫 爲申成憲酌衆
議以禪軍政以便遵守事照得 國家軍政之
設法例甚明不惟欲令邊近軍伍充實須慎勾
稽抑且原犯情罪重輕各有倫要其始立法處
之無不善者而奉行日久漸至廢弛惟在申飭
舊典救弊補偏令可持守而已而好議論者類
不深原其本徒欲救之未流詳於情之可原而

畧於法之所不容這紛紛興革祇益弊端未敢
脩舉姑即近日耳目所及者言之如嘉靖三十
年題准自本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前逃亡者許
其改編近衛以後日月逃亡卽係捏故希改之
徒清出逃軍仍解原衛不許改編例甚嚴也而
議者欲將各省逃回之軍俱改本省自後凡遇
見問未解者皆得改附近衛所充伍夫古者流
宥五刑各因罪爲遠近 國家充軍之例實倣
於此若不問其原犯情罪輕重悉令改近則人

懷僥倖之心而犯者益多矣此豈可以爲法乎
舊規設有清軍之官以專理軍政自布按兩司
清軍道而下府則有同知一員州縣則有州同
縣丞一員欲專其任也而議者欲革州縣佐貳
而盡以督理清查之責歸之掌印官夫清軍之
務文移往來元未嘗不由府州縣正官而後得
至於清軍官是正官元無不總然必更有專職
而後體統相維責成有自今不擇官之賢不肖
以嚴激勸而徒欲盡廢之則官盡冗員而正官

之事且不勝其劇今日之議革他日又有議復之者矣軍政條例明載今後軍士如丁盡戶絕挨無名籍三次保結回申者軍衛有司各另造冊繳報又嘉靖三十年題一款慎住勾以重軍額除宣德四年以後弘治十八年以前逃故軍人在營無丁而原籍又係丁盡戶絕挨無名籍者經勘五次以上許容住勾其正德嘉靖以來雖稱經勘五次不無年代未久扶同漏脫之弊不得槩同則住勾之令止爲處丁盡無勾者設

也向來有司奉行不實者則或有之而未嘗不引以爲例今議者以爲新見有欲將應住勾軍人自永樂年後正德年前戶絕者有司逕自申報不必復拘里遞以滋煩擾夫軍源冊名之改磨埋沒者弊不勝窮而查冊申報上司盡出吏胥之手其間設有姓名都里移易影射可疑者若一槩不拘里遞而逕自回覆權將獨安歸乎是吏胥又專里遞之利而或與相通爲奸矣又條例祖額軍役不許將戶下軟弱人丁私自往

來輪當務於本戶內精選壯丁一名常穿充役
其戶丁五年供送軍裝果有老疾等項方許勾
替又凡各處起解軍丁并逃故正身務要連當
房妻小同赴該衛着役若止解隻身官吏依例
拿問委無妻小者勘實止解本身此亦一向遵
行例固在也而議者曰今後補役務選壯丁不
許往來輪當勘將無妻者止令隻解不許遺累
里甲代娶此不過襲舊之空言爾獨不知今日
在伍軍人之冒批回籍及原籍戶丁供送軍裝

之真偽俱不能辨而乃令輪當之弊得籍口供
送軍裝雖欲其輪當得乎軍妻之有無多買脫
隱匿其見解者類皆顧倩丐婦搪塞一時不可
勝詰於此不能嚴為之法而徒開無妻隻解之
條以示姑息殊不知例曰委無曰勘實之云其
指嚴矣若濫用之則軍豈復有連妻解發者耶
已上四者皆係以前各守巡道或據各屬官一
斑之見輒塵聽於撫按兩臺行布按二司兩清
軍道姑各調停而議覆之矣然職猶有言者要

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治人之不擇雖百變法而弊日滋於政無益也今之論者以清軍爲閒局而職清軍者以覈實爲刻深故取辦於吏胥之檢閱據信於結勘之往來而有司之不肖者又或緣之病民朘以爲利使奸頑之巧脫得肆而無辜之受累滋多弊至今日極矣於此不務責成以求奉行得實而獨於前四者講求之此職所謂不探其本而救其末流者也今閱兵部頒至清勾之單類多永遠額軍之缺伍而補解

軍丁在逃者十無四五至於新犯充發正身軍之逃亡者十無二三此非永遠額軍之獨樂於逃而新犯正身之偏能守法也此有說矣蓋永遠額軍之缺者彼處或已有在衛人員頂其名而猶妄勾以致本戶冊籍歲久無查至回覆三四次而勾單仍住者殊不知永遠額軍既已立業聯親戚長子孫於彼及雖有勾鮮至衛者徒爲冒頂者益財賄幸而脫歸又爲他日一逃軍矣其稱在逃者不過營給該衛取裝批文回還

一詐索本戶其實以還衛爲家雖強留之不顧
久住也而里遞或假其名首告官府以爲科歛
小民長解之資實非額軍本情而在軍單有名
者要皆前所云妄勾者居多也况永遠額軍之
子孫皆罪由祖父情實可矜惟今新犯正身之
軍皆罪犯深重典法不容而以其機智易於爲
奸藏匿又多親故或經年解發未繳批廻或至
衛營謀計相容隱或商通長解捏故脫逃或該
衛未有名籍而不勾原籍既已解發而不問故

新軍正身之逃亡難知而其罪狀則視永遠額
軍及新繼軍丁之在逃尤可惡焉若不嚴爲之
今至使法不足懲而犯者益衆此職所謂詳於
情之可原而畧於法之不容追者也以職所見
如前二者欲振起軍政而一新之惟在申明舊
例不爲虛文使人知振肅期於必行嚴惡惡之
條而去其病民之實此今日之當議也夫清軍
之法責在有司重矣題准事例清軍官員不許
別委敢有故違及所屬阿順營幹提問叅奏而

軍衛之賞放軍士有禁給文賞軍回家有禁逼
累新軍在逃有禁占軍冒糧有禁逃軍三次有
處死之條隣里窩隱逃軍有充軍之條逃軍窩
家有充軍之條長解違限有充軍之條隆慶二
年奉到撫按兩院案驗奉 欽依內事理嚴行
各府州縣掌印清軍官凡逃軍除事遠人亡必
不可勾者不計外餘以十分爲率少五分者照
例住俸少八分者指名叅奏起送赴部降級調
用全無勾解者叅劾罷斥其有完至八分者特

爲薦揚撫按每三年將各清軍官員通行查覆
其各衛解到軍人臨審係本軍奸頑自行脫逃
者查次數照例杖決調衛處死若係衛所官凌
虐科索以致逃走者照例降調重治已上各款
皆屢經申明而近奉兩院明文亦已通行遵守
矣但據三年之例特考其成若非時輯而屢省
之何以振起其怠職意擬將清軍之務除各掌
印官總理與守巡道所至地方各立法稽查外
其上承司道之委而下爲州縣之表者莫倚重

於府同知而府同知乃專坐郡城遙制各屬以
清理之務專委州縣清軍官而文移往來取辦
於結勘之常套彼軍之逃匿非與人有甚大讐
邈者誰樂越境告鳴而州同縣丞勢不能行又
或任情而枉蹤此上下縣絕而以空文相應也
職謂府同知倘果無別委羈絆使得時常行部
所屬地方須務節約不得帶領多人以靡供臆
歲一再周務據勾單備查軍源冊籍及各戶丁
譜牒來歷親自研鞫以通民情仍嚴告訐之令

開自首之門訪窩隱之積弊究結勘之扶同審
軍產之有無與供送軍裝之應否先為三令五
申與之為期自某日始審得實者決然以法從
事悉如前條例所載初犯杖發着伍再犯調衛
三犯依律處死而隣里之窩隱及轉遞他所者
發附近邊方及烟瘴地面充軍期於必行勿為
姑息仍令州同縣丞得覈里遍之奸府同知得
訪州縣官吏之弊及兩清軍道各守巡道得時
開注有司之廉明不職者以聽於撫按而加獎

飭焉其各府州縣兵工房吏之承行軍匠者欲
遵照本院近行事例今清軍道於各吏轉參給
由亦得行查該吏消出軍匠曾否已及分數如
役內有勞方准起送如是則上下體統相須各
相策勵不爲虛文而軍政乃可理也或疑三次
逃回之處死似於太重則又有說焉夫凡觀律
例當細玩其義而無泥其辭誠如會典所載則
凡內外守禦城池軍人在逃者皆同此例矣至
嘉靖十一年之申明則又更詳其曰今後鞠問

逃回充軍人犯若係原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仍
問死罪處決雜犯死罪以下充軍者務要審究
次數明白一次二次者改發極遠衛分充軍三
次以上者比照雜犯死罪准徒五年發邊方照
徒年限噤哨滿日仍回原伍操差夫曰充軍人
犯曰原犯云者實爲死罪正身而言而與永遠
繼祖之軍有間矣曰原犯死罪曰雜犯死罪則
與輕罪引例充軍者又有間矣此須酌量祖軍
所犯情罪之重輕以爲法例寬嚴之當無今宜

哀矜者被刑而踵奸頑者得志則於會典既不
相背而於近例又實相蒙此用法之權衡也至
於今日逃軍之憚於發覺而樂於窩匿者其情
則復有在不可不為之慮夫軍政為地方害者
莫甚於僉解故一軍之充發則戶丁里遞至斂
括百金以為娶妻盤纏押解之資里長則科甲
首甲首則科小戶里之貧富不同而僉解之多
寡不一或一里全無逃亡或一里數名連解連
逃而不已者有之故解一軍而百室之科派靡

寧完一單而終歲之追提難結無恠乎遞里之
巧為隱慝以苟旦夕之安不畏罪及窩藏而畏
室空杼軸奈何清理之法其能行也職查得嘉
靖四年題准一款令各處里遞編上中下則定
為解戶輪流管解周而復始止令管解繼補戶
丁并新充軍犯其逃回正身一次二次者照例
酌決遞解該衛不許累民管解三次者照例處
決另僉戶丁解補據此例則僉解止於繼祖戶
丁及新軍之二項其永遠額軍之逃回法例雖

嚴然生長各衛而暫歸不過索討盤纏心未嘗
忘生長之處直不准其批文驅之出境而已不
必更煩僉解也又十八年議爲通融之法如解
糧之格每縣該畝里若干排年若干清出應解
之軍若干不拘該畝有軍無軍每一畝解一次
依都編僉每百里貼銀五錢中間隨糧之多寡
以爲定解之等差因道途之遠近以爲徵派之
分數則戶或三分五分既不苦於盤費之難措
都隨九軍十軍又不愁於管解之偏累如是而

復嚴窩藏之令開自守之門則彼既不見有解
軍之苦又豈肯自陷於窩藏之罪哉此法之行
最爲簡當而向無奉行者未必不以爲里通之
原無逃軍者不當爲別甲別畝而出辨况歲額
錢糧之編派尚稱匱乏而復加以審編軍解之
規民何以堪似已殊不知一里之偏累既窮勢
必波及他里而軍解之偏累不處則錢糧之僉
解漸致乏人輔車之勢爲累均也又安得顧彼
而廢此哉職又惟軍政之浩繁如前項所引各

年條例因革同異相抵牾者甚多難以枚舉而有司之奉行者或引用而不詳或泥法而不通其意及滋疑貳以生弊端無惑乎今日議者之紛紛也欲乞通示各屬須監前人立法本為祛弊至意今後凡引條例必參酌其題准先後之序求歸於情罪至當以為用法之權衡申覆之成案更乞委一任事者備查軍政所載兵刑二部都察院議覆允行各察院衙門者逐一次第籌畫定為求例令有司知所遵守則庶乎法意

詳明邊伍不至乏人奸胥不得假借而軍政有裨矣區區一得之見不勝僭冒伏乞鈞裁

河南按院成徵試錄序報啓

憶自分道京城之日始獲仰瞻繡袞之輝恭送出郊別旌旗於道左尋聞按節動山嶽於洛中緬惟屬耳密坐之音爰有校士序文之委職自風塵祇役久與鉛槧相違媿乏蕪詞以汗賢錄慙慙後命承千里外之嚴程汗漫前期啣兩月餘之宿諾顧述作之指未奉鈞裁蕪蔓之詞終

成遙度勿登簡帙以損明威無任惶悚

陝西勘過邊情緣由

蒙批據靖邊潼關二道勘過邊情原招批行本司依蒙隨即會同右布政使馮 看議具帖奉報間緣招長抄錄稍稽致來後命其事未奉面承止據原案輒妄議擬及各叅語一加潤飾雖於罪狀稍加明悉而事關大辟懼濫非臯遙度空文恐乖情實其應留應革應復應贖處終屬未詳容行問過衙門纖悉具由到司酌議另報

內有情罪本重而以未奉叅提難作招頭者姑仍其舊不知是 否統候鈞裁

附各叅語

叅照延綏東路叅將克爲事官李某居官庸鄙付性貪婪索偏裨之銀醜顏大帥尅師行之餉重失人心扣賣達馬以肥家侵收草價而入已積該贓私在案罪無所逃擬以未遠克軍法猶未盡屢提不至 明旨尚屬抗違而衆証既彰訊報卽同成獄况靖堡筆架城之失事傾陷城

池龍州平山墩之統兵殺傷人畜事在別卷律
有明條先經多官勘問既明呈詳本院批允已
結似茲各罪俱發相應并究施行先任定邊守
備今補延綏遊擊及充為事官高某禦寇無能
存心更險計陷主將以迎敵乃復退縮而潛逃
罪不容誅人所共憤均當首論者也先任鎮守
延綏等處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今降調大同副總兵郭某既任元戎殊乏勇略
遇警無料敵之能臨陣有與尸之辱所當重究

者也先任延綏西路叅將今陞定邊副總兵謝
某延綏遊擊將軍韓某尹某既承調遣不卽策
應合兵自衛大失軍機延綏鎮中軍坐營都司
綏德衛指揮僉事馮某進搗巢穴不相機宜既
無斬馘之功難逃損兵之罪高家堡坐堡榆林
衛中所納級副千戶楊某責任一方防範不密
致賊突入官軍被傷中路叅將營中軍綏德衛
納級指揮僉事鮑某庸才尸素濫列中軍聞敵
而畏怯寡謀應援而稽遲無勇均當究治者也

再照原任延綏巡撫今回籍聽勘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王某既當鎖鑰之司屢報烽烟之警人
情何賴物議有因原其心跡本無回邪究其施
為似多乖戾雖邊事之因循已久而重臣之經
畧何存所當議處者也

總督王公帖

余辱舊雅於公余承乏總司
適代其後常以手柬來故荅

職以巖藪沉淪重荷明時甄錄才同負軛莫効
長驅器類操鉛罔裨載割恭遇臺下以不世出
之倫當大有為之日隼旗高建行收分陝之名

熊板西馳獨仗入關之策統六師而籌幃幄首
百辟而奠華夷方瞻彛鼎之勳未申輿頌乃荷
綈袍之念與沐謙光職也執吏牒以承休實切
旃幪之望奉官常而肅憲度無鰥曠之愆愚未
有知細柳之堆圖莫贊盛難為繼甘棠之遺澤
徒存敬因胥役趨期敢附緘辭道悃

三司會請巡按房東

惟朱衣行部風馳八郡之聲玉節趨朝春動
三河之色念睽携之在即赴期會以方來駐幟

旗亭日屆上元之節張旃原隰筵開北海之樽
願奉台光聊申餞悃雖簡書計日獻納之席久
虛而物候乘時宴樂之心宜倍幸紆逆駕勉副
輿情

總制王公徵序報帖

深惟鄙庸得脩下吏無能輸陳力之效以沾下
濟之光顧分冰兢拊膺芒負邇者仰承䟽稿下
頒耿耿籌邊偉畧至誦禁條明示洋洋振案訂
謨入覩鑑衡出惟明弼依然手澤儼切羨墻至

於寄興公餘吐竒珍什共成欣賞益竊歛衽且
多寓都教和佳篇及當總臬優游寓興方吏牒
糾紛之日有逶迤休沐之風尤非拘學蕪陋所
敢仰希徃轍也卒業之餘勉贊蕪語庶承嘉命
因吏布聞

浙江督撫谷公校詩報帖

伏承本院未察職之蕪陋猥以先達江峯呂公
遺稿行令詮次將圖重梓仍欲去繁存要以未
其傳此鈞臺所以景企前脩而報塞知己之心

甚盛美也第念江峯公當代作者其詩若文又
經鉅公品藻所存類無不善者而今議更精遴
選摘其純粹之尤不以務多爲貴顧斯後之濫
必其識見稍能升公之堂而窺其際者或可以
仰贊一辭職非其品敢於自誣力疾承命師心
任臆漫爲校讐剖析瑕瑜以脩裁擇盖所能竭
者芻蕘一得之愚而所不敢必者智慮淺庸之
限也謹開列凡例於左仰祈鈞照

復彭草亭蔡我泉二中丞集議禦寇事畧

邇者海寇內侵民罹毒烈明公以保釐之責議
圖剿滅夙夜靡遑且虛心延訪以集衆思此凡
有一得者所當披瀝無隱之時也而况憂切剝
膚不容泯默者耶夫談何容易語守須期萬全
而務近者缺於遠猷語戰須計必克而輕事者
踈於料敵按圖泥紙上之陳迹遙度據道聽之
浮言明公之所茹納而姑存之者多矣要以傍
觀拘曲之見豈真有加於雄才敏識身履其事
而憂其憂者耶今據見行事宜仰勞神用虜勢

將困就擒有期而將來防守之畧關於一方者
敢據所聞以復明問幸惟留意焉

一一體統 東南沿海地方自汀漳溫台寧紹
以至杭嘉蘇松等處境土相接利害之形互為
唇齒然以地方各有界限故賊勢往來為患不
能相恤也合無浙江督撫 奏請勅書得帶管
蘇松沿海地方與直隸撫按操巡衙門協同行
事或重直隸巡撫操江勅諭得調發浙江應援
之兵或設江淮督府重鎮一旦賊發東西互相

策應指使如出於一庶事有歸攝緩急相須矣
又今各院所臨地方得兼蘇松浙江者惟巡鹽
御史而沿海居民苦於寇患不得其生莫甚於
竈戶若議召募鹽徒惟此輩訪緝為詳誠使處
置得宜責成於鹽運司巡司官之賢者於所在
地方虛心募選亦不無可用團結以自為守如
不足則巡鹽御史以地方被害之故移文浙江
巡視巡撫衙門法得議調溫處精兵遙援存恤
居民以完國課此則難以限於封域為辭矣

一核軍伍 金山衛七所各營堡墩塘守禦軍
伍之設俱有定額今逃亡過半而墩臺倒塌守
哨徒寄空名一旦寇至本衛軍伍既乏又懼於
先聲動無全利亦其勢也合無行令軍衛有司
稽查原設各所旗軍若干見在食糧若干缺者
卽不能一時清勾要見餘下額內軍儲作何支
消查出量給堪用軍餘或令本衛權於附近民
間卽張堰曹涇新塲下沙有鹽徒地方召募精
壯人丁暫時頂補另開名色帶操備用及不許

影射役占靡費錢糧以俟清勾至日另處則不
必借用民兵爲衛而兵自足矣其墩塘倒塌者
照例軍三民七議脩完備復其原設戍守名數
仍暫分撥民間應犯發徒罪之人與各軍人相
兼守哨以准驛遞擺站照舊分設千百戶等官
時常點圍不務虛名一有賊船在洋卽時舉火
相近衛所勒兵策應庶弭患於未然而爲力易
也此外有舊設本衛戰艦四十隻歲調太鎮嘉
興三衛軍人戍守事例亦須查於何年議革或

可脩復之則軍伍不至空虛而守衛倍嚴矣
一募勇敢 諺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未有舍
利而能順導民愚出其死力者也承平日久武
備廢弛東南尤其其間不無慕義勇敢之士綠
無用于時而又不能俛首耕作以食其力故或
散爲惡少之雄或集爲販鹽之輩沿海地方所
在有之今海寇猖獗正用武之時此屬若不召
募在官不無意外乘機竊廢之患合無一面張
掛告示懸以重購凡一應軍民人等如素習武

藝及有謀略者許自投到官試驗果實仍令親
識人等保結厚爲撫養備用外其疑異不應者
須設法示信啓其樂趨之願務得實用不爲虛
名則不患無慕義而至者而就中獎勞一二以
勸其餘此在統轄之有方耳况召募之舉行於
有事之始人心尚壯至寇發之久則沿海居民
首懼其害離散難集處之之道又當倍加委曲
蓋愚民趨利之心甚於畏法而捐生之恐甚於
失利此不可以不知也

一脩障塞。劉家河口海寇出入之門，雖空闊難守，然無棄而不脩，以延寇者也。誠得相宜多設鐵鑠浮橋，連絡其間，實以土石，用巨木椿柵築斷，多集水兵戰艦，及用地方豪族數家統領之，或總轄之，以有職官吏時嚴防禦，截其來路。上海除議築城外，須設屯戍哨船，遏其渡浦。如有從各灘塗泊舟步行散漫，於落入境者，自吳淞江迤邐而南而西，以至金山衛沿海一帶處，處可來不特劉家河為總路口也。合無相宜於

各團處，若中前中後所地方，添設鎮兵，使賊不得泊舟抵岸，此為第一要策。至於由浦而上，欲逼郡城，亦有水陸二路。陸路必由龍花泗涇，當相時委官督率本地地方團伍保守，截住之。其水路必由黃浦涇於各浦口，如周浦閘巷龍化港鹽鐵塘泖涇等處，亦要設置椿柵，務令牢固，用水兵每若干人，鄉村則翼以木處團伍，附城則翼以四門方廂團伍，各給軍械，多脩火器，如佛即機等，排列外向，見賊輒發，仍令網戶總小甲

開報各網戶可得五六百艘分泊要轄亦給以糧餉令腹內巡司等官督率之此輩習於水陸亦可斲資以脩緩急者也

一虜快壯 本府境內雖有脩倭各衛所衙門近來軍伍虛耗全不足恃一有警急盡賴快壯出力本府正德初年二縣共設快手八百餘名民壯五百餘名每名歲給工食銀一十二兩後因承平無用盡行革罷所存者華亭二百六十一名上海二百二十名總十之二三而工食止每

名八兩此在平時已為優厚而不可與從事於有故之日也況今見在人役率多稚弱市傭專利勾攝而慮不及於拒寇遇事調發則派及餘丁而所得工食不償又何以出其死力是下以虛名應上而上以苟且愚使其民也竟何益哉今當多事宜暫為區處先將見在快壯委的當官員從公閱選如果長於武藝有膂力者照舊留用餘不堪者退而易之名缺別議增益稍倣正德年間之例比之今數量加一倍務在得人

各開注年貌脚色收貯在官時常點驗以防代
替仍照例量添工食以養其力而時嚴演習以
作其氣庶兵威振厲而調遣不至乏人也其各
巡司弓手年來亦多奸民包占宜畧做快壯事
例一加精選或留或革分設各司以備暫時水
兵借撥亦可節省靡費期於實用矣

一設團伍 國家承平日久沿海地方悉皆阜
蕃村墟市集彼此相望昨賊寇劫掠所至一空
良以素無禦備卒然遇賊各自奔逸不相救援

以致賊勢猖獗莫之敢撓也合無行令軍衛有
司各於所屬地方除城中有官軍民兵防守外
其城外方廂居民無城池可恃者須設法團結
義勇以張聲勢以禦不測至如各鄉村去處亦
須各擇勇敢知義一人為長精選少壯數十或
百人與之統領製造器械時常演習如有賊至
本村團長率所領併地方居民與之抗敵仍報
前隣近團長各率兵策應斬獲一體論功如失
機悞事者治以重法庶幾賊勢不至長驅地方

有所倚恃也

一擇將領 今之所謂將領率皆純袴世官罔知兵革無事之時應名備數一旦有警束手無能此中欲責其實用固難其人而亦武備久弛兵力寡弱素不見敵一旦驅之禦寇雖孫吳不能將也豈特乏材之患哉矧近來論武弁者往往以逡巡儒雅爲賢而不取夫慷慨祖豪之氣且有司亦據是爲考覈之差而平時禮待多混賢否及監司輒以承迎諂屈見容小事註誤遭

譴而於校閱武藝賞罰懲勸之大者反畧而不嚴欲將才出其中難矣今須盡懲前弊務於作養得人以充帥領則不患無異等者出以資不測之用也夫今蘇松邊海民素孱弱迫於倭寇卽與西北胡虜之患不殊往歲濱海出賊騷掠東南一時實賴總兵湯慶者戮力以殲醜類保障江南功賞方行而好事者已議其後謂小寇無足當大功此何以厭服其心爲將來勸耶卽今有事之日誠得若人者議復海防重鎮授以

江淮戎寄相宜調發又何憂於倭寇哉此當道者所宜留意也

一昭激勸 賞罰者激勸人心之大機今或賞限於經費之贏縮而罰限於無生殺之權不此之量而徒爲空言以責當道之不能示質劑于民者迂也然兵之所恃以取勝者在賞罰亦不可無隨時區畫之術以誤事機竊見近者倭寇掠境村落之民有賈勇斬獲赴有司者初以錢糧掣肘或未能厚償其功既已舐望而返顧其

室已遭寇毒其於得失之較何如自是無報斬獲者矣所徵義勇及應援官兵中間有一二奮戈先登者餘皆環視不動則賊勢衝突力屈而死固也以死勤事古猶得應祀典而今所以收之者至淺鮮矣民亦何樂于赴死地湮沒而不聞自是互相觀望無力戰陣二者矣今明公爲國救民虛心延訪之始當以此爲鼓舞人心之要機勿謂虛名無補合查從前斬獲敢與賊抗之家優加獎諭而因用其黨以充召募此卽係

已試之兵其陣亡不聞者表其名氏撫其家屬
檄有司以禮遣祭或臨而哭之使民曉然知上
以逸道使之而不忍其陷于鋒鏑者如此有不
與親上死長之心而奮義以應上者否也其臨
陣奔北者若遽以軍法從事兵法久廢之餘難
難以槩倫然亦須一一查出量爲懲戒或記其
過以責後功或覈奏其奸以明紀法則人心知
敬而懦者有立矣

一處經費 前項事宜皆須豫處錢糧以資經

費東南徃役軍需載在賦役冊者已有定額而
獨未及境內有警不時之需故近當有事之日
每一動支錢糧輒候文移往來積以旬月以致
緩急無倫賞罰失時皆是故也合無自今爲始
除起解錢糧之外其餘歲徵各項銀兩量其緩
急可節他費以待軍興者量爲之處或於常年
會計存留或於均徃銀差或於濟農倉未經賑
濟年分錢糧扣出約得每縣各歲貯若干別開
一項以備緩急需用在司國計者之權也又

訪得經收錢糧積弊莫甚於三倉之扣省夫收
放派數自有定規有等無籍之徒攬當公務通
同胥吏多派三倉而收糧糧長亦利三倉影射
各將民之膏脂侵入肥己及事發追併甘罪充
軍經年繫獄不結希圖遇赦及變賣家產詐害
無辜或至衛脫逃以爲故智所從來久矣錢糧
數耗軍儲不充弊端由此今欲革之合無每歲
嚴限收糧人役務要三倉糧完報數然後追併
起解錢糧則奸頑計阻而財用恒足矣

崇蘭館集卷二十八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世濟錄引

世濟錄者馮生大受哀自鄉評其家世懿範可
誦而傳者也曰恩者生大父通叅公曰行可者
生父光祿君也通叅公嘗任南道御史抗疏
世廟詆權貴論死而光祿君方稚齡伏闕刺血
陳情願以身代良悼 上固念御史冤又感君
疏也御史是以免得譴戍雷陽尋赦還會 穆

廟登極晉秩今官以壽終有司舉祀鄉賢褒忠也當是時公諸子方穎出而君領庚子鄉薦籍甚卽晚從薄遊非其質也乃固以孝廉徵膺仕且未艾夫非移孝之日耶莫子讀世濟錄爲谷嗟嘆羨之不能已焉曰古稱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之恩不可解於心信斯言也是故臣死君子死父自衆庶憑生者視若奇行嫠節稱難矣而純臣孝子誠得而甘心焉則自其無所逃不可解者爲之寧詎遑身後計慮以

徼福而要譽哉卒之行成身遂而福與名附焉則必有天者以佑其衷而秉彝之公其在人心不容泯也余觀通叅公義槩廩廩榮哀始終而光祿君不愛毀膚以代親然身與名俱立者其本始所爲宜未及此此可以觀天人之際矣馮生者雅以藝事從余遊敦行好脩宛然忠孝家法此豈亦天之所授以充馮氏者余無以益之故於斯錄之辱不辭而引其端

姚氏正名錄引

治山姚君應期郡聞家裔幼爲其兄龍泉君時
周後而祖其禰友荆公非禮也既而悔之會且
譜族告於先祠更名時正別號憶荆始與龍泉
以兄弟齒去僞稱而念其兄家嗣不可以無後
也令少子應訓後之君於余弟鴻臚爲姻家萬
曆改元歸自浙介余弟來乞言申其志余甚疑
之曰夫姚君斯舉也有禮哉越序不經糾之以
禮不祀非義輔之以權今友荆得正其禰稱而
龍泉不失爲有子由其道宗法可明而僞者謂
正名之當先何必衛余聞之孟僖子補過君子
也謂其能講於禮也若姚君者卽講禮之不豫
將不得爲能補過乎余故善而樂道之

叙北上稿引

北上稿余友張君濟之謁選京師紀行作也君
好古博洽尤善聲詩吾鄉談藝之士如君雅尚
不惑晚益醞奇厥儷鮮已先是客留都著南游
稿旣梓行是編則張子玄超董子子元詮次謂
可並傳也屬余引其首昔張平子賦二京垂示

不朽乃其構思積十餘年始成君茲撰述雖寓
興一時未究所蘊然歷覽南北凡山川都邑之
巨麗感慨鬱暢之情悰亦已槩具使加積歲之
勤擬賦如二京又安知其見賞同好者將不與
昔人爭衡也

跋平胡凱曲

官端泰泉先生黃公倡道嶺表海內宗之尺牘
之傳士類爭購是刻擬庚戌虜犯都城王師凱
旋之曲也作於先生家居傳自其門人中翰梁

君余三復之泚泚乎幾雅矣漢以來鐃歌鼓吹
弗道也是歲曲成師果聞捷蓋廊廟訃謨遙度
於萬里之外若赴期會然卽古名將弗逮又誠
不獨以辭焉已也如忠藿食無庸視公東山高
卧望係安危胡可比數而遐景今猷顧獨神往
於其矢文德歌太平有味乎其言也爲擊壤和
之

觀風圖詠冊

今侍御仰山先生尚公蜚英洛汭振望臺端海

內人士想慕風裁久矣會江南被寇民困未甦
已亂救寧朝議非公莫可嘉靖丁巳春公乃奉
天子命來按諸部夙夜靡遑勲宣德意賑民疾
苦允釐廢務功實茂焉越歲竣事還朝吾郡章
綵之徒如姚子實輩間採民謠載之行事詮次
成帙題曰觀風圖詠思永公德垂之無窮如忠
曰善夫斯舉也亦猶行古之道與古稱觀風者
非特觀民已也而又觀其所以使民者何如俗
化有本自上先之譬諸物感莫疾乎風故觀化

於民而俗之淳漓可知已觀風於俗而政之得
失可知已先王之教陳詩以章教故誦十二國
風而其時之君臣上下治亂興亡之迹炯然可
知後世斯道微矣自雅亡風變則俗化之趨愈
下余深慨之今觀風圖詠之作錄公善政懿哉
洋洋可誦廊廟宏幾古陳詩之遺然公志負康
濟其為東南安攘至計終歲之間疏言 上前
者凡數十事皆民社利弊宜建且革者而今所
表章僅是於公德業豈足槩乎余懼民逸忘勞

安而忘始詠膏澤而不知所自至今公伐漚莫
可徵然則觀斯帙者不亦可以想見其盛乎宗
伯毅齋孫公既爲之敘而余推述者之意附之
末簡云

題王元美懷素草書

余雅好懷素草書時從搨本摹繪其形神端倪
其變化終莫能得之已從朱司成象玄聞有千
文真蹟在司成姻家姑蘇陸氏欲往索觀弗果
然好事者以余良好之從直贖本進余覽輒棄

去冀遇其真焉至是仕浙右轄王元美以叅藩
來出所携諸玩觀余而終及此卷稍葆筭秘之
期三日而後發余病弗能往也元美乃遺余廨
中竟日披對如握驪珠不忍釋手其點畫變態
意匠縱橫初若漫不經思而動遵劔範契合化
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余爲霍然而起信古今
名品固自有真宜秘弗輕發而不知司成云陸
氏所藏與之更誰雄長也覽已志之

文裕陸公書跋

陸文裕公儼山先生書法雅宗趙松雪晚鏹李
北海西晉風格宛然其存足傳不朽人言先生
平居雖尺簡裁答必精鉛槧必工結構卽於所
甚暱者造次應之不廢也其用力益勤如是今
觀東濱朱君所藏諸帖信哉而秦君鴻臚後沙
東濱婿也實彙緝成卷以備珍賞則公雖往而
神標輝映已在二君冰玉間矣

跋漢川賦

上洋劉生賦漢川爲郡侯黎公贈以質於余生

意慙矣生在黌校以文學最侯所授也宜德侯
而賦以美之顧其稱物不倫至以漢川少滄海
若幾於誣及觀侯汪度涵育卽滄海不加焉雖
曰漢川因侯而勝可也夫吞若雲夢騷人之誇
詡固然而未有病斯言者何也昔魯子比德江
漢而遺滄海亦猶曰江漢原也海委也委以源
而致大則漢川之喻遠矣生乃益自信遂携以
贈侯

跋沈鳳峯臨刻章草千文

莫子覽鳳峯沈大御塵勒章草千文而嘆其誠志於古也夫語器者豈必商彝周鼎哉而鑒者良之以謂近古而制作之本可原也章草起漢史游雖稍解散隸體乃其波磔遺矩宛然猶存伯英右軍顛素諸以草聖名家者又章草之變也而卒莫不受法於是其母乃亦古彝鼎之倫與先生平生工草書既已遍諸名家而遡流窮源不忘本始復有是刻益臻墨妙余爲歛衽而幸書契以來古文廢興所繇庸有考於斯也

書焚笛詩後

莫子曰余誦曲江錢先生贈沈孝廉焚笛詩而嘆孝廉誠志於道也孝廉雅好笛及悟易於師承一屏前好而攻易卒以專經名家云雖然孝廉視笛誠藝也廼通靈感物暢志滌邪之功古未始少之有如因笛以求元聲因元聲以求先天之蘊卽去易豈遠乎馬季常用解易爲漢經師而不絕斯好良有以也易幾焚於秦火幸以卜筮之書存夫卜筮於笛等藝也而笛以藝焚

易以藝免天下幸不幸所從來久矣吾不能起
孝廉於異世爲理前語必且大噉而笛奚以焚
哉

跋蘇東坡小像

余嘗得蘇長公戴笠著屨小像蓋疑長公自雷
適廉時景况作也寫自趙松雪氏余誠戢而愛
之今閱是幅爲鳳樓秦先生架品更奇乃知余
向所得臨筆爾夫長公一代奇雋偃蹇忤時恭
承嚴譴於涉履之艱備嘗之矣讀其詩云當門

倒碧井浣我兩足塵嘗爲憫然念之若鳳樓先
生者豈亦有憐才慨噫之情乎不然何雅好所
托偶余契也

師酒解

余昔遊關中問酒之名則桑落爲著至是客有
以師酒餽余者亦關中品也余嘗而甘之何論
桑落而後悔其遇之晚也師之義以飲名可無
煩孟犖獨卓管甕中喻而取之時其耗挹水注
焉以度羸縮水漬成酒機相灌輸飲罄而貯常

盈舉數而序不亂津津乎若玄蟬之吸露而無
捐於廉偃鼠飲河各充其量也不洵爲酒德頌
哉余喜止客及所與偕來者凡爲大賓三初筵
既竣斯釀乃陳客殊饜之命嚼無筭時則陪儂
者或不任嚼儼然响余而謦曰子實擇禮大賓
在是匪觴之稱而師之褻無乃不可乎余曰唯
唯否否如子之云則娥趨鞠脰盤辟雅拜而以
爲容者余非不知也然酒客之貺也而敢弗供
毋乃使客謂余已曰無褻而實褻之貺乎夫禮

有初古剝樽而杯飲非賓禮之初耶禮則不愆
奚飲之擇傳曰苟有明信潢汙行潦可薦於神
明可羞於三公而况君子合賓主之交享用玄
酒以佐大烹質而有文菲不廢禮明信孰甚焉
而云不可何也於是陪儂者起謝曰我過矣我
過矣我乃不知亡於禮者之爲禮也微子詔之
余惡覩乎大方而以負鼎非聖飲瓢毀賢之惑
終矣再拜避席而退賓飲如初

湖社搏虎圖解

爲顧箬溪劉西坡
張石川諸老作

湖社文會也而以搏虎聞於事竒矣而爲類抑
何悖也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一時群公足當
之矣謂虎兆之祥其不然乎然虎之文以革卒
不免見搏而群公聞然丘園之賁終身處休而
不嬰世網知變矣余閱斯卷三嘆焉因爲之解

題篠菴贈言

余生也晚及從張大夫石川先生遊覲德考源
繇尊君天方公而上代有聞人及是先生出其
從祖篠菴公在告應召所知贈言一卷觀余故

家文憲宛然具存矣蓋石川先生嘗以比部郎
終養尋亦詔起致位卿貳其出處之迹三世一
轍豈不竒哉敘篠菴者以東山安石望之余惜
天方公之志弗竟而石川雅負時譽著述名家
其遊諸當道間爲東南倂爽畫策雅有經畧爲
當道所欽藉令再召而起入當一面其勲烈之
光於家世者又何可道也因識卷末以復云

觀菊小燕序

余舍貯菊數叢於品無竒於封植非善也然猶

以好菊聞客有索觀者爲徐奉化長谷董上舍
紫岡陸山人三浦三君者凡再造余而余亦遲
久之相見甚驩頃之張臬贊西谷謝他約訪余
至何內翰柘湖還自海上至周山人明涯從吳
門卜居於松亦至遂成賓主七人余乃爲鷄黍
具佐以羹藟泛以落英舉觴相屬誦陶令之高
風悲屈平之亮節俛仰千古感慨係之飲各至
醉信奇會也夫人生聚散之跡忽如萍浮或終
歲遙憶而當垂或曠日爲期而不偶道或紆迴

而不相從至或後先而不相值皆事之不可必
者而意外之逢屈折符合群賢畢集遂果勝遊
由前所云數者之不可必一朝而獲所願豈非
奇哉因悟造物者之爲吾徒其屈伸來徃消息
盈虛如泡影夢幻之不可執而迎也而無心者
遇焉若乃以委形爲吾有以將迎爲物先以貪
天爲已力如是則雖人事之近聚散俄頃可以
告語而要質者猶然不能得之而况造化之微
哉諸君以余言爲達可與語命而斯會之有益

於觀誠不獨以菊也既叙感發所由退各有述
而同志之不果從以詩至者咸繫焉適周君南

宗持卷至故書酬張贊臬二首 索居林畔戶

芳宜晚節還將服食制頽齡相知有曲憐同病

舉世何人解獨醒自笑年來無別好惟堪莚植

老畦丁江城搖落報深秋爽氣朝來宿雨收

連騎翻翻成劍合清言一一比珠投霜念晚翠

簾間曉風度寒香酒上浮不是柴桑素心伴何

綠同好在林丘酬徐奉化 十年投迹向江

千零落交知會面難室遠何期星忽聚家貧惟

有菊堪食全踈舊學緣多病得齒幽人為罷官

筋力喜君猶健在花時索共幾回看 酬董上

舍頻年不復賦秋悲秋盡江城昨始知身向

閒君寧論拙客來問字已無奇中厨黍熟焚枯

後小閣尊開釀菊時聞道窺園猶懶性肯携吟

興過東籬酬周山人 早將石姓挂幽人跡

是閒雲不繫身數口移家歸計薄片言傾蓋結

交新黃花有約惟須飲白壁無媒且自亦世路

悠悠俱逆旅不妨樵悴老江濱 酬陸山人

藉甚憐之子安貧獨宴然身常携藥物手不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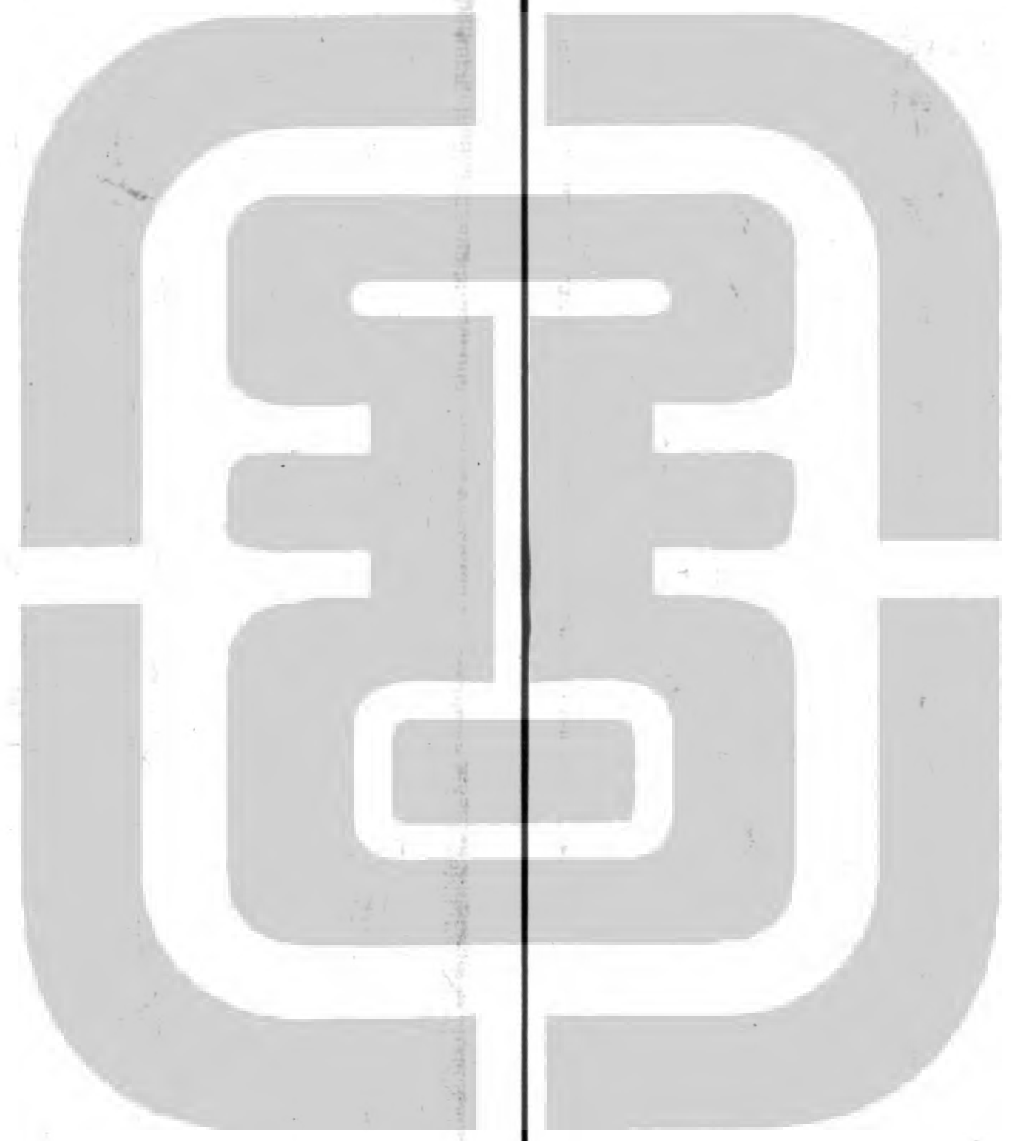
韋編過我成三益名林媿七賢今年寒色早白

雪在歌筵

崇禎官志 卷之二十八 五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in Arabic or Persian script.

151



潘恭定公像贊

并序

吾邦上海潘恭定公名恩字

起家進士敷

歷中外幾四十年累官大司空大司寇御史大夫既請老徜徉林臯者又二十年所再晉秩至一品壽垂九齡而伯子

仲子

皆籍通

顯以祿養竟公歿公文章勛業之隆焜燿寰宇

載之旂常自族黨鄉邑以及朝紳心宗其德迄無間言可謂身極人道之榮五福斯備家承世濟之美百祥來集其得氣也完其用物也弘其食報也遠我求其選寥寥乎誠古今之稀覯者乎公徃矣余幸托末契有懷哲人儼然覩公之遺像彷彿其平生而爲之贊曰

謂淳代今已邈胡先生之若朴謂濁世難爲清胡先生之獨貞孰邁其逢出應綦隆端揆正色晉陟上公孰降厥神爰生甫申天游物化還爲

星辰坦禮容而無苛藹乎春陽之委和耿素節
而弗阿凜乎冬水之嵯峨處貴能恭履盈知溢
以保其室養辯惟默秉心淵塞乃完其德蓋公
之出處關氣運安危係朝廷懿範表閭里哀榮
脩生死肅乎冠裳宛乎清揚蔚然者文明之章
冲然者盛德之光洵一代之偉人而三事之遺
良者耶

僉憲周叔夜像贊

是謂吾友叔夜耶何土木形骸龍章鳳質居然

古人謂古嵇叔夜耶何冠進賢何拖豸繡不做
不放禮灑亦閑豈偶符其貌與字自餘不盡符
耶抑又有符者其嶽竒歷落七不堪耶其色絕
喜愠耶其陋巷長子孫耶其尊生而數竒石髓
耶至其仰師猶龍委順還化即嵇公有不能盡
符者耶

書程鄉德政碑後

此陸公程鄉德政碑也文徵仲重書勒石應規
入矩和宛茂密乃并得循吏之情性真世寶也

傳稱于公後有定國貴盛以爲積善之報夫于公爲一掾力不能遂所平反至定國爲天下平大其聲施而後取償所未盡更數世滋倍洵非偶然者程鄉公以循令著至其子若孫顯榮累葉而今大司寇五臺公初亦以令起家乘時布德卽宰天下如是縣矣程鄉公之緒又焉可竟哉要以陸氏世載其德自積而自收之陸氏固未始用之也植本深矣徵仲之所稱述其尤不愧者耶司寇胤子基忠奉而葆笥之諸賢之有與有幸矣

書吳峰越隴冊後

太師徐文貞公薨於家計聞

天子則有贈謚之冊綸諭之音朝著大僚百爾士庶則有勅撰之文議上之疏及若在野獻藜楫帛絮漿素車轂擊而來者則有哀誄之些焚告之辭籍之司書備矣是編爲公之門人郁進士伯純哀諸風謠之出於鄉人以授勅者俾歌

而祖公者也忠聞之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
巷歌自山間而上有相保愛助之義而死喪之
戚其重於鄉久矣矧光嶽孕靈桑梓於是令德
考終有若公者其係人思惡容已哉余生也晚
幸齒公里而從薄遊乞身巖穴者先後三十年
來事公之日莫如鄉居久而區區固陋幸察於
公者亦自鄉居爲獨詳蓋公以經綸餘緒還表
俗化王盟斯文余每旅進有謂多所就質即未
嘗不充然厭心禪益聞覩迨公末年造諸紳約

署之同志相與討論聖學月旦有徵則首今陸
宗伯而以余濫焉餘二友曰某某者業先不祿
公實携余兩人哭之哀曾未幾何公且淪逝則
今之入而哭公爲道喪悲者余義亦何敢後也
故因陸宗伯有述而竟其指以慰鄉人之思若
夫吳峰越隴云者公怡命也公嘗著詩自見有
居吳還浙之語蓋慕自異人此其事幾幻儒者
難言之而要以天地遽廬委形逆旅彼三生輪
轉之說或不盡誣則惡知夫今之羣而輓公者

其爲吳歛耶越唵耶而論公於鄉之爲寄耶歸耶夢耶覺耶蓋聞諸孔子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余則泠然深省焉

大中丞阜南陸公塋錄序

大中丞陸公塋錄者公之子廕君彥楨卜期塋公而哀次其所以爲塋者也塋何以錄稱緇之役俾與嘉觀錄之以識愛之斯錄之禮也識先綸言紀殊遭也綸言何以首諭祭文而次勅誥紀其死哀于朝者而追逝生之榮篤其

終而有俸者也維皇錫命卿士詢謀宗伯司

空之二疏所爲列也爰咨爰度于彼皇華中丞

部使之連章所以徵也公是具私感興于是乎

繪而像之像有贊肅肅乎如在之思也以賁幽

封厥有銘石以式行道厥有露碑以求信傳厥

有傳記以累勲伐厥有誅詞以發幽潛厥有事

狀以撫遺忘厥有逸編煌煌乎代帝藻者太

史氏也稽令甲者司封氏也懋簡爾勞不顯厥

世俾爾弗有緩也郁郁乎挾之國華則謙焉

輔績擅宗工心誠好之俾爾有令名也累累乎
紀之家乘則賢不避親情不抑孺性其有之彰
爾謀之臧也錄備矣臻四美焉繹 寵圖報則
作忠祇範思服則啓孝覽褒示勸則廣教跡稱
附實則訓誠君子謂是錄也不洵爲平原氏之
大觀也與哉足以塋公公子于是乎知禮故序

屏銘

世成務通而若以塞其壘與通心間回直辟彼
太虛爲薄爲蝕茫茫坤輿乃疆乃場天地之當
匪翁弗聞曜靈環周昏旦消息宜鑒茲哉顧爾
德宅用晦而明守白以黑內嚴外方敬我時勅
我我表儀立民之極

題海嶽道人卷

海嶽道人者莫知所從凡三叩余門伺間跡予
及之雨立不能遣問何欲得非丐予施乎曰非
也吾所欲者誠得公片牘而葆筭焉於施溢矣
因出所携卷觀余則諸贈言道入者漓然盡海
內之雋也予方謝鉛槧聊展卷濡毫題名其上

以識一竒而語之曰道人好遊矣若所為侶者
洪崖安期之徒而所急者素書鴻寶之編也夫
安取文士之末技而紛紛然謁之以謬相重為
道人則又按杖整襟磬折前謝曰公實教我雖
然以公之達又惡知吾非洪崖安期者流而公
言之非素書鴻寶耶翻然長嘯承卷而行

為董子元遺上海知府志

昔戴安道獲營剡上宅始遂幽棲江文通望在
半頃田可以論隱皆一時之勝事貽千載之美

談竊念友人董子元海上名家吳中善士承先
大夫清白之後有向子平婚嫁之繁矧罹變之
餘遂致漂泊比緣曠疾絕意明時顧鷓鴣未定
于一枝使松菊徒懷乎三徑乃者吳門袁考功
鳳洲王觀察或以通家托契或因傾蓋同心共
損已貲倡為義舉爰有海上昭曠之士道誼之
交慨許經營代為典守庶可資於數畝猶未脩
乎一廛余適過存子元之墟因悉諸賢之雅堪
為擊節願効執鞭謁盛美於片言瞻德輝於百

里知然諾之無宿賴閭黨之多賢更借吹噓遍
遺朋好蓋衆舉之功易集而垂成之緒可因似
無傷惠之嫌亦猶行古之道其在敵境已有別
盟茲將掠美於乞鄰非敢徼權於他邑倘幸陳
孺子得安負郭之居罔俾杜少陵終抱無家之
嘆共成勝事各載芳題

募建玄帝行宮疏

道家者書稱玄帝爲北極教主本虛危之宿水
德之精誕於王宮功成神舉匡扶剏運利濟羣

生天人之際不可誣也及觀萬方崇奉有赫厥
靈禱祈輒應至如我

成祖皇帝六飛渡江時旌旗蔽空而下顯助稜
威遂匡大業因建聖殿於名山勅大吏歲主其
事則神之福國祐民彰彰列矣松人士尊信者
衆大都於闐闐建祠禮之向未有專祠也宗伯
平泉陸公有地數武於城北郊遂之墟度神所
止施建行宮以便香火雖緣神道設教之義寔
爲生靈祈福銷禳衍鴻庥於世世也因方僧慧

理持戒來吳命董其事既已秉志虔誠鑄完聖
像茲將卜吉鳩工鼎建祠宇夫神司北極方位
攸宜負郭帶丘地當區奧豈惟川嶽之英所共
護持亦足以增郡城之一勝也顧土木費繁勢
難卒辦凡仗十方檀越量力捐資共成盛舉予
惟世所稱因果報應之說渺莫可徵有不避涉
履嶮巇捨身毀膚庶幾遇之者矧邦之秩典示
民有經而廟貌惟新皈依密邇所湏効助者貲
爾豈非輿情鑄嚮而樂觀厥成者乎因慧理同
請爲辭普告以贊玄脩

西禪興福寺新建大藏經閣募緣疏

伏以三乘開宗藉金經而演暢十方護法賴寶
閣以莊嚴誕啓勝因宜資廣募竊惟內典明心
印證如來本相真詮渡劫超登法衆迷途譯寫
盛於齊梁肇成小果鑄繡宏於 聖代普錫良
緣貯以報恩清淨之區典諸宗伯台卿之重上
方珍籍塵什襲以希聞下界全編罄百朋而罕
購法華莫轉貝葉誰翻幾承衣鉢燈傳那知經

戒律藏賴今 宮諭林公首倡義舉特憫經殘
樂蠲學士俸貲募置禪宗大典部素卷爲五千
牙籤裝束列朱函以八百芸草鈴封錯弘寶以
駢羅御金輪而廣運䟽源性海罩福利於恒沙
彈指宗門轉情塵爲覺路實借慈航而渡彼岸
分巨燭以照昏衢者也鎮山殊品允宜石室精
緘卓錫荒郊媿乏高臺嚴奉遂於本寺後基擬
建藏經大閣上撐牛漢下據龍潭望九峰控三
泖廠西北之壯觀連谷水逼葺城盡東南之勝
覽旋諏福地未護靈文所願廣發善心共成盛
事紹休風而種德乍開竒識道場溥利澤以施
財大起香花法界名公白業皎然與日月爭輝
佛地琳宮巋乎與乾坤同久

城隍祠疏

郡隍祠者蓋呵護一郡以柄威福實與有千四
百里民社之寄非他玄宮具像等也自昔回祿
之後百爾草創使廟貌簡畧弗稱崇奉茲遇邦
伯王公顧瞻有懷與其寮兩鄭公詢謀克協將



原件短缺

P25

因萬姓之共仰以還百年之舊觀有道紀朱某
者聞命忤惕直下承當顧以大工之繁興恐非
一力之易辦尚須高品同種善根故隨緣喜施
樂事贊德者士庶之心也奉法祇役妥靈表虔
者道紀之事也是舉也上尊國體信經始之當
詳願若人心知落成之孔易余生長茲土詠歌
太平竊藉神之庇依舊矣而適有感於良大夫
一時德意所嚮是亦崇禧錫極之雅政於義未
可緩也敬書簡末以誘羣生

族譜序

國有史故治亂興亡之迹著家有譜故垂統繼
理之緒明史載世家則猶曰國之譜也云爾譜
亦名乘則猶曰家之史也云爾其義一也家不
可以無譜前有盛而弗傳後有美而弗彰故保
姓受氏守其宗祊者莫辯乎譜牒而譜牒之重
於世曷始之自宗法之廢始之也夫人生必本
於親親必傳之子推而廣之自祖彌而上至千
百世綿邈不可考自子孫而下至千百世所不

知者何人皆一體也一體則無不愛如手足頭目之相爲脩也乃至有秦越肥瘠仇讐骨肉反唇睚眦起於同室曾不若途人然者何哉夫獸群則角鳥羣則啄已嚮其利惡知仁義斯俗化之漸磨然也聖人者出乃立爲宗法以明親親以叙昭穆以篤父子及若族燕有文族飫有禮凡爲收放合離返薄歸厚以明一體之仁也宗法廢譜牒興譜牒非古也愛之斯聚之矣聚之斯籍而末之矣此獨非聖人意哉予宗故聚華

亭而華亭之以莫著姓者不少槩見比予竊祿從海內士人遊或道姓氏偶同則心怦怦動若欲推而附之者至窮之於不可徵悵悵若失也是獨何心哉因恍而悟曰吾不能吾昆弟庇而暇及吾宗乎又暇求之四海之廣乎則能見於遠而不自見其睫者也乃退而稽諸古作斯譜明族系之傳論著其軼事貽諸昆弟共焉以備家乘吾子子孫孫尚相與世守之夫余宗未蕃且有先世之澤在固未至仇讐骨肉悖德若斯

甚者而陵夷之漸義或掩恩他日服窮澤斬勢
不相及其不至如秦越肥瘠視者幾希余爲此
懼故因譜成謹序之以脩規警

右爲譜圖二自贈經歷府君而下各因世次遠
近聞見詳畧爲小傳如左

贈經歷府君諱文通號樂善起家力穡由邑西
鄙胥浦鄉內徙谷水坊君焉課子勝以儒業顯
得勅贈如其子官卒葬城北二里涇之和尚
原配孺人趙氏

經歷府君諱勝字景剛別號悅清由郡庠生應
正統六年歲貢仕止虎賁左衛經歷勅封徵

仕卽其懿行不可詳予從大宗廟覩遺像崇巖
美髭髮若生疑其風度盖倮然也而族長老或
以爲雅工詩畫尺牘流布爲好事所珍嘗有繪

魚獻之英廟亟蒙褒賞至今士夫家得傳片

牘葆筭若百朋云生洪武辛未歿成化辛卯享

年八十而卒配孺人陸氏生洪武辛未歿成化

歲士府君諱昂字德顒別號梅軒隱居不仕性

跣弛雅不事生業故自經歷府君後業亦不振
而子昊一軒府君乃籍籍藝林矣時稱莫氏尚
書學經歷府君開其源一軒府君道其流而啟
承其間者處士也其然乎處士生永樂癸巳十
二月初六日卒于成化辛卯三月十九日享年
五十有九歲配鍾氏生永樂乙未歿弘治辛亥
東昌府君諱昊字宗大別號一軒娶嚴氏繼娶
強氏生子六人府君蚤歲雋穎以博學瞻文辭
爲諸生推穀負笈之士雲集蔚有聲稱歲貢成

均以尚書中癸卯鄉試第二名而再上春官不
第尋授山東東昌府通判居職以廉敏稱數見
甄別脩馬政以甦民困民德之而意獨耿介不
平耻鞠臆詭隨以事長吏君無何抗疏歸老日
從者英之社增修德業表正鄉閭歲時飲射有
司折節禮下之數就訪以政事缺失多所規益
性孝嚴事母鍾氏服勤色養夜禮星斗以祈母
壽垂白不衰課諸子動遵禮度懿範肅然平生
持正凜凜辭厲望威浮輩歛衽敬憚乃獨雅務

積仁樹德振人之危多隱善間語諸子云兒勉之吾觀于天道莫氏澤殆未艾後其有亢乎叩所以日第湏之終不言年七十而卒卒之日郡守鄞金公聞計于途不返駕臨之過指里門謂其僚曰是翁者可復覩乎相顧泣數行下者英爲解社云生于宣德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卒于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子六人嗚呼予以所聞吾祖事而慨夫世道澆漓方務比權量力較微於衡續而士匪遇其時席世資袂顯赫雖有

善者且以勢重輕而吾祖乃獨振起淪藐不假勢能之榮克自表著豈不卓然獨行不回者哉今觀于鄉而斯道亡矣果時爲之耶抑存乎人耶吾有感于先進

泰字汝巖號南耕東昌府君長子東昌君之未仕也泰力田服賈以調劑緩急色養稱孝而母巖氏蚤歿子惟泰遺亦絕憐於東昌君晚乃得諸季穎出共亢其宗而泰既致饒溢儉不苟一介曰吾所爲清白吏子孫宜爾懿哉言也業儒

雖不竟然好古博覽語前代所以興亡故甚晰
潛心老氏去其刻深而善用之故尤有心計嘗
推結其郡之良爲里社以鄉飲禮賓於有司性
不嗜酒亦不令絕每歲時爲釀以召昆弟族黨
則必期酣暢遽遽言笑分夜無惰容於藝木精
於醫專業者鮮及而晚復進於刀圭吐納之術
疑有獨秘者故其衛生甚厚身不上中人腰不
逾再握而晚節冲融廣眉炯目丹吻飄鬚望之
若仙年七十有八無疾而終

費令北溪公諱節字汝和既歿弟之子如忠具
狀率其子再拜乞名言識諸石矣而譜可無述
諸公於行二與先君及季父柔皆東昌府君繼
室贈安人強出而公椎木晚開以例補國子需
選廿年躬親農圃樵魚之業數匱無以自資或
諷之仕仕當有常祿乃就選銓曹初爲易州判
官調繁平度三載陞費邑令又六載致其仕歸
歸未逾年卒 五十有八云爲人性寬弘坦徑
無他腸醉輒 掌笑歌嘗語人云生何必營營

夫人各有一天耳故平生於世無伎求冲然自適所至爲政務賑窮招移節用愛人爲本嘗以大吏旨按宗室豪豎奪其田之民攘者還給以千數漂賊結里中豪行掠橫甚前吏忍不能制公至則竟根株芟薙之有殺人於市者主名不立禱而夢告之故罪人斯得衆服其神監司以他縣吏不能治文書命公往攝之往輒立決而歸功他縣吏故又以誠長者解君宦廉介耿耿考績如京師民無老穉咸輸錢爲貲公拒不納

追擲行輿挈而覆諸地復集復如之因厲聲曰咄而欲溷余晚節耶目左右碎之烏號而散故歷宦十載歸計蕭然歿無以爲殮悲夫夫貧而仕仕而卑卑而有立計不及其身者於末世幾人哉如公可以爲難矣其細小詳誌狀中不叙敘其大者

贈禮部府君諱愚字汝明號省軒東昌府君第
三子少以慧聞授書一再過目輒終不忘角牝
遊泮長益穎脫而東昌府君蚤世成立楚楚御

史竹坡朱公噐其才甥館之也而携太安人還
故居歷艱茹辛以自給顧彌銳志研討博涉羣
籍及諸博士家言喜從經生論難同異而于天
官象緯皇極律呂之學尤所究心同學鮮及文
日益邃領正德癸酉鄉薦軾軻數不得志於禮
闈乃退而明隱思脩身刑于家以自見首課諸
子曰有程躬孝友以率先之雅尚約節寡嗜欲
志爲天下奇男子事而鄙詭隨泆忍之庸又欲
哀古名言撰成家訓以示來軌嘗曰君子達則

有民社之憂窮則有宗祊之憂是無可暇逸時
也性沉毅敏達料事始終輒中每正容舒氣時
然後出語迎刃解紛以故有司折節相下士類
嚮欽用能翼覆其宗祊垂三十年無內釁外侮
云平生好義推誠不欺急人之危誨其不及多
所培植而不求知名業師呂某卒於京傾囊館
殮之而以其櫬返館賓袁某病革出所存硯田
之積若干屬之曰強爲某娶孤數年計比袁卒
歲自資其娶孤良厚而孤竟夭乃索其䟽屬貧

士其後之而歸所遺緘識宛然也故人韓某暴病卒諸孤艱立力賑之得不墜俄而召語曰若父有橐於斯盍携去其孤愕弗省甚之曰老奴某不與聞耶已而知果然遂歸之時不肖孤方在抱每從屏間闚其獨步於庭口喃喃語必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云姪孫隱卒愍其婦死殉會事聞議下旌死者義不後族人倡而今婦泯稱凡此皆其隱也事詳別記狀及陸宮詹誌中嘉靖丁未子如忠以禮部主客司主事考績得

勅贈如今稱配朱氏封太安人子四人長即如忠次如信如德如爵生成化丁未卒嘉靖壬寅壽止五十有六悲夫孤如忠既涕洟拮據先府君之平生以附圖譜而申之曰吾先子志行蓋可紀彰彰如是使得稍附青雲之翮耀用于當年其規爲夫豈僅此而乃賚志泯沒又不克享有遐齡以俟三釜養膺章服榮豈非憾哉先子亦嘗孤語云吾父承累世休澤南振而未宏吾有志而弗逮以傳至于汝則既寢以昌矣毋寧

使自汝而絕乎孤聞而愍然惕息也再拜籍之
以備規警

柔字汝強號宜蓮終國子生年止五十有一卒
如忠泣然而嘆曰嗟夫叔亡而知叔之重吾宗
也吾聞積累將昌之緒必有勇任通方特達者
出而緩急藉焉叔其人哉叔其人哉叔生質兼
人博聞能辯仗義耿耿智圓意豁好推心置人
腹自兄弟急難至於婚友咨謀苟義激於心憤
形於色不避艱險爲之而張弛操縱動中機宜

當其解紛於杯酒譎浪之間決疑於立談然諾
之頃其氣可摧折哉而要以行多中慮固有分
人而人德其施役人而人忘其勞拂人而人忘
其怨者士相謂曰莫氏爲有人云故終其身門
祚肅然外侮阻喪使吾宗重於九鼎此其人可
少哉而今亡矣慕之者苟不固仁厚惻怛之心
以出之而徒欲用其長得乎平生懿行種種有

文當無令泯焉姑著其節槩以告來者

魯生五齡而失怙諸昆字之乃克有立長而

顓蒙愿恪或曰學以魯得也故魯名汝得字而
自號恪齋學竟不就去而明農敦行孝悌自憤
少孤事生母李儒人服勤備至傷諸昆淪逝父
視省軒君弟訥病先歿計聞夜半號走會城已
肩負寒沍水伏而行乃達其天性篤厚如此然
素羸弱賴醫藥久持顧日憊竟亦弗延享年五
十有 先是嘗為母經紀後事而先李歿疾
革趣具所親或前曰卽弗辦毋孺人之木可需
也時既贖矣聞而遽呼曰吾生不能養而死奪

吾母具無寧投水火之安耶言已而逝隨得他
木美相當者以時殮人謂孝感云其子如質嘗
泣語如忠是事而狀其平生以誌屬如忠未有
以應也會譜成志其大者如此云

東昌府君子六人訥最幼而貌肖東昌君東昌
君歿諸昆咸竒而愛之北溪君親為句讀日程
之學性慧夙成長而多病以例補國子生諸昆
廢著鬻產資焉既卒業歸會火延焚其左符所
司拒不復錄訥窘甚省軒君毅然携之走留都

泣訴當路其畧敘先人遺孤庶毋李非此不食
卽有擯棄者寧以已代辭甚悲時甘泉湛先生
爲禮部尚書聞而憫然曰若兄弟異母與而友
愛若是世有闕墻而雙視者何心哉遂如其請
故莫氏兄弟益以敦睦聞而訥竟早世又不仕
無所表見獨弱冠時常語人云余諸昆若南耕
之勤儉北溪之寬宏省軒之貞惠宜蓮之直義
確齋之誠愿余未有逮焉而竊願兼之卓哉志
也其器固已緒見使天假之年所就惡可量哉

而溘收其良以死惜也其後側室以遺腹生子
如廉配趙氏字若已出幼幼守志不墜其家聲
而如廉竟夭既三載趙氏乃擇族姪是琳後之
是琳庠生趙亡實慎終事服承重豈亦訥亡未
斬之澤與訥字汝仁別號近齋年止三十有二

譜後錄

莫氏上世不可考如忠所知者止九世祖正二
府君正二生慶一慶一生貞一貞一生文通文
通生經歷府君勝經歷府君生處士府君昂處

士府君生東昌府君早如忠大父也東昌府君生子六人長泰次節次先君諱愚次柔次魯次訥而爲孫屬者凡十有人未艾也聞之東昌君博聞好古常從異人授書閉戶探索左右莫窺也既而嘆曰世稱神仙黃白秘幻語不虛哉吾知而不爲惡夫遁天之刑厚身而病心也且卒目左右亟焚毀異書母以惑後人左右粹不及請悉聚藏書火之而莫氏譜牒之逸職以是故如忠慨焉爲哀序世次稍訪故實據所知書

之而于東昌君始詳耳目之所逮也上焉者雖有書而弗詳其曰貞一曰慶一曰正二云者蓋檢自邑版僅以名著則又畧矣悲夫由經歷府君而下单傳者三世余宗大宗法未亡而亡於從姪隱故今所述上自九世祖下至于姓兄弟皆得書隱雖歿而名存以大宗而成人也餘或蚤世而不係大宗及爲殤者皆不得如隱例及若如忠嗣先子爲繼別法當祖先子以推之無窮是後譜之所由作也族兄弟如欲各爲譜以

自考則予例具在可以義起云嗚呼古之爲譜者多矣至或本裔於夏禹或衍胄於高陽凡以明錫姓之原錄其可信者而世或不師其意惟遠之務窮則孤有所未暇也

九世孫如忠謹識

故勅封先太安人朱氏行畧

先妣太安人姓朱氏廣東僉事竹坡公女初竹坡公爲怡善倪公館甥配倪孺人無子生女四而太安人長竹坡公擇所字先省軒府君遂亦

甥館於朱時太安人年甫十六會先大父東昌公卒太安人從先君匍匐歸執喪盡哀先祖母強安人稱難以爲真莫氏婦也既終喪復如竹坡公倪孺人所數年強安人歿先君因携太安人歸遂不復如外氏是時東昌公遺產薄先君終鮮賴藉攻儒行甚辛旣已萁路藍縷力支儉歲與太安人共之而太安人亦甘約節食麤衣垢以佐先君忘其異於在室時也時太安人女娣三咸適豪族比歸寧率珠襦翠翟競華侈以

相詡太安人視之泊如也無何省軒君領鄉薦而孤業成童竹坡公則嘗進孤摩其頂顧太安人曰是兒當吾宅相好育之於是太安人之心始有所慰矣而愈益念孤覬有成先君延師太安人供具必力孤所善諸同學見字之若子比稍長從經師授經或會友脩文具食務腆而不令孤知所自有古斷髮風以故孤得黽勉卒業嘉靖甲午舉於鄉越三年戊戌成進士太安人聞報喜曰余先人宅相之云有以哉是歲冬孤

之官南虞部奉太安人俱尋分署真州因奉太安人之真州孤時缺中饋米鹽醢醬之細皆倚辦太安人而真州署當孔道多貴遊往來一切授餐經費不訾故事稍歛諸舟戶及煩邑里孤至亟下令罷之而無已當止餉者太安人則出菜菓腊肉携自家者爲草具進而客亦驩有廉其故不忍舉案者是時孤心不啻安之而忘太安人因亦闕然甘旨之養罪也罪也居歲餘先君過真州迎太安人歸孤亦陳乞省覲踰年先

君歿孤服除久之以太安人命入謁天官補禮部主事秩滿得勅封太安人如今稱無何太安人朝夕念孤遠違忽疾作數月不痊所親或密寓書述太安人語曰吾病非藥石能愈卽見兒瘥矣孤捧書涕泣遂乞假歸而太安人愈因奉如京師會虜變汹汹太安人迄不寧君且不習土風疾復作幾殆孤嘆曰此非所以居母矣乃力請外計奉太安人歸而得貴州提學副使道左不可以奉太安人俱既抵家業具䟽陳乞

而太安人聞之不怡罪孤曰兒以余故棄官藉令余憤不食汝得爲孝乎其逆往孤不敢違泣別太安人行行數郵則止而使人伺太安人安否反之者三比及岳陽夜夢太安人忽心動弭節浹旬而伺者亦至報太安人且念忠疾作至嘔血數升孤驚怖仆地曰孤知母心孤知母心蓋不能一日去孤而第遣之官非本情也乃遂回車上䟽乞終養格於例乞致仕得俞旨以歲壬子春抵舍奉太安人如初而太安人或病

或否神益衰憊延歲餘不起以甲寅三月初二日卒嗚呼痛哉孤恨薄遊數載既無厚祿餘貲奉太安人一日養而徒令涉履勞苦非違卽安今幸投劾里居得力耕以具菽水而天禍孤罪殃及吾母溘爾背捐卽裂腸殞軀莫續矣他尚忍言哉太安人秉質醇確至老不異處子心雅好施與見人疾苦感然若切於膚不悵推賑處宗族妯娌和而有禮族黨賢之敬事惟謹次子如信出繼先伯考費邑令北溪君已北溪有子

太安人趣芻歸於北溪折產時戒不毫染待庶子如德如爵自襁褓撫摩以至教育終始心誠肫愛無異所生二弟用克成立以孝聞此皆太安人薦於天性之大者平生坦無他腸動無遂事不私橐一錢孤自爲諸生歷宦迄里居拙於生產遇緩急太安人時脫簪珥質劑以爲常然未始語孤也孤少羸弱多病太安人哀鞠倍異恒情病劇爲籲天幾絕孤幸出九死以至成立視猶嬰兒每食飲卽盤盂箸鬯之檢滌必關其

手業已遺矣心惡其不潔輒趣履之易置乃已
孤間少別赴里中招囑問之使踵至歸稍踰期
則卜筮之矣孤用是平生不敢遠遊以貽太安
人憂而薄宦數年祇役南北自非奉太安人俱
則太安人無日而寧寢食及不憂且病者嗚呼
孤忍言吾慈母哉孤忍言吾慈母哉太安人生
弘治庚戌閏九月二十七日距考終之辰纔六
十有五齡子四人長卽孤如忠娶富氏四川副
使春山女繼揚氏山東副使五川女再繼唐氏
侍御子泉第女次如信國子生娶姚氏工部郎
中南汀女次如德國子生娶韓氏次如爵生員
娶曹氏繼娶包氏侍御蒙泉女女二長嫁王諤
夫婦俱夭次受凌某聘孫十人是龍生員娶顧
氏是驥聘李氏餘皆幼茲將卜兆奉太安人柩
啓先君窆合焉痛惟吾母懿行凡爲婦道母儀
施於壺饋以祚吾宗者甚列不可使湮泯而弗
彰行將乞銘其墓非介名言先之無以徵信於
論著故敢披淚撻拾其畧泣血百拜以聞孤誠

荒迷不次仰惟執事者邦之名碩鄉之表儀史
筆如椽言爲世法而於交分知孤尤深或因而
知吾毋敢介諸一言爲重俾得乞 銘以明毋
賢以圖不朽孤實受賜沒齒感德也

烈婦張氏事狀

華亭莫隱婦張氏行年十九歸隱踰年隱病婦
劬劬左右忘櫛沐寢食隱疾革謂婦曰若力殫
矣且未嗣宜自計勿以余故若苦也婦前泣曰
安得爲語如是脫不諱者吾義俱殞寧忍獨存

無何隱卒婦悲不自勝俗焚死者故衣婦遽投
烈焰左右掖之出比屬續以身蔽棺計必殉又
不獲遂屏粒食朝夕哭不休父母舅姑患之數
就慰藉第應曰諾食至前終不入口父母察其
病令鑿視之輒厲聲曰奚視爲死吾寧耳其姑
強之飲藥悲咽不出語佯取藥飲飲輒以帳蔽
有頃噐罄矣比進食亦然如是越日左右恠而
伺之乃盡覆諸床下家人知其終無易志不復
強也旬日密顧其侍嫗曰人云七日不食死矣

我不食旬日然猶生何耶嫗不解意答曰賴水
飲耳卽又絕水飲頃之五內毀裂噫氣不屬竟
死死之日呼其侍婢前曰余志庶無辱矣其若
爾何就義凜凜顏色若生莫如忠者隱之從季
父也嘗隨諸父昆弟後入莫婦哭之哀聲徹閭
巷行道欷嗟多泣下者余徵諸宗黨內外隣比
及諸鄉縉紳先生稱烈無間然而嘆曰人性之
善也其不信哉陰教匪迪動而中倫卽男子稟
剛中嘗學問者殉義從容或弗若之矣余於婦

懿甚詳不敢以親避爲述其亮節旣暴於公彰
彰者附之家乘嗟夫隱歿莫氏之不幸也而猶
幸不腆余宗因婦以益著然而婦之志悲矣

圖書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十一

